

續

十六之二十

C40
4514
245

C40-4541

了翁上座請大猷多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瑤院庭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續傳燈錄卷第十六目錄

大鑑下第十三世

黃龍慧南禪師法嗣下五十九人

石霜琳禪師

開元子琦禪師

上藍順禪師

三祖法宗禪師

四祖法演禪師

五祖曉常禪師

佛印宣明禪師

靈岩重確禪師

大潁穎詮禪師

九機法明禪師

廉泉曇秀禪師

靈鷲慧覺禪師

興化法澄禪師

花藥元恭禪師

興國契雅禪師

寶蓋子勤禪師

雲峰道圓禪師

延慶洪準禪師

勝業惟亨禪師

登雲超及禪師

積翠永菴主

靈隱德滋禪師

東林常總禪師

保寧圓璣禪師

雲居元佑禪師

報本慧元禪師

建隆昭慶禪師

清隱清源禪師

禾山德普禪師

慧林德遜禪師

祐聖法窟禪師

二角慧澤禪師

法輪文昱禪師

歸宗志芝菴主

已上三十四人見錄

隆慶利儼禪師

黃龍自慶禪師

大光應犀禪師

永南智秘禪師

昇山紹南禪師

南華清桂禪師

芭蕉仁珂禪師

清泉崇雅禪師

章法覺信禪師

慧日富禪師

歸宗進首座

湧泉以禪師

石鼓洞珠禪師

金粟慧英禪師

寶勝澄甫禪師

慧日普覺禪師

西峰正信禪師

普寧惠因禪師

翠岩寶贊禪師

鵞湖崇堅禪師

雲門希晏禪師

吉祥有臻禪師

乾明超瑩禪師

景德本隆禪師

雲頂清泰禪師

已上二十
五人無錄

慧林若冲禪師法嗣八人

華嚴智明禪師

永泰智航禪師

壽聖子邦禪師

廣福曇章禪師

揚州石塔戒禪師

已上五人
見錄

福昌義端禪師

景德元泰禪師

白鹿仲豫禪師

已上三
人無錄

瑞巖子鴻禪師法嗣六人

佛窟可英禪師

岳林曇振禪師

已上二
人見錄

中竺禪慧禪師

景德嵩禪師

資聖本禪師

壽聖文諒禪師

已上四
人無錄

天鉢重元禪師法嗣六人

祖印善丕禪師

元豐清滿禪師

善勝真悟禪師

定慧法本禪師

已上四
人見錄

洞山仙禪師

義安慧深禪師

已上二
人無錄

二祖冲會禪師法嗣二人

臨安居潤禪師

一人
見錄

甘露明廣禪師

一人
無錄

續傳燈錄卷第十六目錄終

續傳燈錄卷第十六
大鑑下第十三世
黃龍南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琳禪師初行脚時與夾山齡同行久依佛
日才禪師罷叅矣因與齡同遊黃蘗見慧南禪師小
叅不喻其旨師遂求入室齡大怒痛毆一頓而去師
獨留未幾大悟黃龍宗旨機鋒穎脫名振蕘林在南
公坐下與文闢西英邵武等齊名遂開法於石霜上
堂示衆曰霜華一境極目蕭然枯木堂前風行草偃
淙水滔滔無盡白雲合而還開往來禪客飽足觀光

林下相逢呵呵大笑且道笑箇什麼良久曰烟村三四月別是一家春下坐又曰或談玄或說妙德山臨濟拍手笑更言無說是菩提多年梁上生芝草喫僧問拈槌舉拂拈放一邊請師答話師曰高著眼僧云作家宗師師曰脚下蹉過僧以坐具畫一畫師曰自領出去又問法王出世請施號令師曰一二三四五僧云法令施行師曰瀟湘船子問慈雲謁謁慧日輝輝大衆欣然乞師一接師曰好僧云不言含有象何處謝無私師曰石女溪邊笑點頭問石霜枯木重生時如何師曰海底金龜走天邊玉兔明僧云恁麼則

覺花開有地果熟自然香師曰須彌頂上面南行師說法頗類真淨然於真淨不相識而心敬之在石霜時真淨在洞山師以頌送僧見之有曰憧憧四海求禪者不到新豐也是癡師於元豐七年三月初八日淨髮沐浴至夜小叅曰平生行脚方始見人平生叅禪始終得力成佛作祖不離方寸鑊湯爐炭只在如今這箇消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聽吾一頌大幻一段光明燦爛甚惱衆生早晚分散夜半端然示寂闍維得舍利葬于本山

蘄州開元子琦禪師泉州許氏子依開元智訥試經

得度精楞嚴圓覺棄謁翠岩真禪師問佛法大意真
壁地曰這一滴落在甚麼處師捫膺曰學人今日脾
疼真解顏辭叅積翠歲餘盡得其道乘間侍翠商確
古今適大雪翠指曰斯可以一致茗帚否師曰不能
然則天霽日出雲物解駁豈復有哉知有底人於一
言句如破竹雖百節當迎刃而解詎容聲於擬議乎
一日翠遣僧逆問老和尚三關語如何師厲聲曰你
理會久遠時事作麼翠聞益奇之於是名著輦席翠
歿四祖演禪師命分坐室中垂示語曰一人有口道
不得姓字爲誰後傳至東林總禪師歎曰琦首座如

鐵山萬仞卒難逗它語脉未幾以開元爲禪林請師
爲第一世上堂虛空無內外事理有短長順則成菩
提逆則成煩惱燈籠常瞋睡露柱亦懊惱大道在目
前更於何處討以拂子擊禪床上堂四面亦無門十
方無壁落頭髮鬆耳卓朔箇箇男兒大丈夫何得無
繩而自縛且道透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踏破草
鞋赤脚走僧問須彌納芥子卽不問微塵裏轉大法
輪時如何師曰一步進一步曰恁麼則朝到西天暮
歸唐土師曰作客不如歸家曰久嚮道風請師相見
師曰雲月是同谿山各異

洪州上藍順禪師西蜀人有遠識爲人勤渠純至麓林後進皆敬愛之初出蜀時與圓通訥偕行已而又與大覺璉游甚久又善於老蘇公故黃門後贊其像云與訥偕行與璉偕處得法於南爲南長子然緣薄所居皆遠方小刹又住景福香城雙峰學者過其門莫肯留師亦超然自得視世境如飛埃過目壽八十餘坐脫于香城山顏貌如生平生與潘延之善將終使邀延之敘別延之至而師已化矣其示衆多爲偈皆德言也有偈曰夏日人人把扇搖冬來以炭滿爐燒若能於此全知曉塵劫無明當下消又作趙州勘

婆子偈曰趙州問路婆子答云直恁麼去皆言勘破老婆婆子無你雪處又作黃龍三關頌曰長江雪散水滔滔忽爾狂風浪便高不識漁家玄妙意偏於浪裏覘風濤又曰南海波斯入大唐有人別寶便商量或時遇賤或時貴日到西峰影漸長又曰黃龍老和尚有箇生緣語山僧承嗣伊今日爲君舉爲君舉猫兒偏解捉老鼠頗爲叢林稱頌云

舒州三祖法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喫鹽添得渴問如何是道師曰十里雙牌五里單堠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少避長賤避貴問如何是善知識所爲

底心師曰十字街頭一片輒曰如何是十字街頭一片輒師曰不知曰旣不知却恁麼說師曰無人踏著上堂五五二十五時人盡解數倒拈第二籌茫茫者無據爲甚麼無據愛他一縷失却一端上堂明晃晃活鱖鱖十方世界一毫末拋向面前知不知莫向意根上拈掇拍一拍上堂架梯可以攀高雖升而不能達河漢鑄鋏可以掘鑿雖利而不能到風輪其器者費功其謀者益妄不如歸家坐免使走塵壤大衆那箇是塵壤祖佛禪道

蘄州四祖山法演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是心相

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心體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上堂葉辭柯秋已暮叅玄人須警悟莫謂來年更有春等閑蹉了岩前路且道作麼生是岩前路良久曰嶮上堂主山吞却案山尋常言論拄杖子普該塵刹未足爲奇光境兩亡復是何物良久曰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上堂佛祖之道壁立千仞擬議馳求還同點額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古聖到這裏垂一言半句要你諸人有箇入處所以道低頭不見地仰面不見天欲識白牛處但看髑髏前如今頭上是屋脚下是地面前是佛殿且道白牛在甚

麼處乃召大衆衆舉頭師叱之

蘄州五祖曉常禪師僧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動唇吻得麼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揀擇得麼問如何是法身師曰道汝不會得麼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看不見僧云出水後如何師曰清香滿路上堂曰一念信心一念佛念念更非是別物六門出入豈神通一道光明無執則行亦行坐亦坐或語或笑非兩箇目下若也認得渠青山萬里無寸草

南嶽高臺寺宣明佛印禪師僧問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便請拈出師直上覷僧曰恁麼則人天有賴師曰

金屑雖貴

齊州靈岩山重確正覺禪師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針挑不出匙挑不上過在阿誰綠雖千種草香只一株蘭上堂不方不圓不上不下驢鳴狗吠十方無價拍禪床下座

潭州大滙穎詮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漫漫地僧云磨後如何師曰爍破頂門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廣州上船僧云意旨如何師曰少林面壁僧云學人不曾師曰歸去西天上堂曰山高水冷游人罕到牧牛坡下禪客縱橫出出入入莫教

落草恁麼說話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良久曰却憶仰
山曾有語一回入草一回牽畔

安州九巘山法明禪師上堂僧問寶坐旣臨於此日
請師一句露尖新師曰言中有響僧云臯鶴連天叫
金烏遶木飛師曰識取話頭又問到寶山中空手回
時如何師曰用力者失僧云途中用盡意懣懣却回
歸師曰切忌道著示衆曰心本絕塵衆生自昧猶如
澄清大海浪起風生亦如皎潔太虛雲興雨作諸仁
者風未興雲未起寒山拾得賀太平九巘山嶺松高
翠寺前流水古今清明眼衲僧須仔細乃笑曰久立

珍重

廉泉曇秀禪師僧問滿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話墮
也問不與萬法爲侶時如何師曰自家肚皮自家畫
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掃地澆花曰如何是學
人親切處師曰高枕枕頭曰總不恁麼時如何師曰
鶯啼嶺上花發岩前問如何是衲僧口師曰殺人不
用刀

信州靈鷲慧覺禪師上堂大衆百千三昧無量妙義
盡在諸人脚跟下各請自家回互取會麼回互不回
互認取歸家路智慧爲橋梁柔和作依怙居安則慮

一撰述

續傳燈錄卷第十

法苑珠林

危在樂須知若君不見龐居士黃金拋却如糞土父子團圞頭共說無生語無生語仍記取九夏雪花飛三冬汗如雨

洪州興化法澄禪師上堂曰雲籠碧嶂雨灑長空百草鬪青千山競翠遮那境界花藏門開處處善財重重彌勒交叅主伴更互敷揚大悲無窮度生不倦大衆還見彌勒麼良久曰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衡州花藥元恭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通身無障礙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來往任縱橫問蓮花未

出水時如何師曰枝葉甚分明僧云出水後如何師曰一任衆人觀僧云天地若敎出池塘焉敢藏師曰莫妄想問兆象未生時如何師曰波斯讀梵書僧云生後如何師曰胡僧笑點頭僧云欲生未生時如何師曰洗脚上漁船僧云全因今日也師曰梳頭不洗面

安州興國契雅禪師僧問請師不於語嘿裏答話師以拄杖卓一下僧云和尚莫草草忽恩師曰西天斬頭截臂僧禮拜師曰墮也墮也上堂曰心如朗月連天靜遂打一圓相云寒山子咏性似寒潭徹底清是

何境界良久曰無價夜光人不識識得又堪作什麼
九天虛度幾千春乃呵呵大笑曰爭如獨坐明窓下
花落花開自有時下座

潭州寶蓋山子勤禪師僧問師今已唱胡家曲更將
何法示來徒師曰一字兩頭垂僧云威光分此夜照
用出何門師曰頭上光明炆赤脚下黑漆顚預僧云
入水見長人師曰傍觀者醜上堂曰溪山雖異雲月
是同順應方圓任自西東大衆法不離色響不離聲
到這裏明明聲色顯露如何透得還有透得底麼良
久曰鐘鳴鼓響相交應青山不礙白雲飛

大庾嶺雲峰寺道圓禪師南雄州人性純至少游方
雖飽叅而未大透徹聞南禪師在黃蘗積翠菴往依
之一日燕坐下板聞兩僧舉百丈野狐因緣一僧云
只如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僧應聲云便是
不落因果也亦何曾墮野狐身耶師聞其語悚然異
之不自覺其身之起意行上菴頭過澗忽大悟見南
公敘其事未終涕淚交頤南公令就侍者榻熟寐忽
起作偈曰因果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
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柳標任縱橫野狐跳入金
毛隊南公見之大笑久之又作風旛偈曰不是風兮

不是旛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力偷得忙中些少閒真淨文禪師大稱賞之以爲機鋒不減英邵武嘗手書此二偈云師晚年住大庾雲峰寺

福州延慶洪準禪師桂林人久從南禪師游天資純謹未嘗忤物聞人之善如出諸己喜氣津津生眉宇間聞人之惡必合掌扣空若自追悔者見者莫不笑之而師真誠始終一如出世延慶暮年謝院事寓迹寒溪寺壽已逾八十矣日夕無它營爲眠食之餘惟吟梵音贊觀世音而已臨終時門人弟子皆赴檀越供惟一僕夫在師携磬坐土地祠前誦孔雀經一遍

告別卽歸安坐瞑目而逝三日不傾鄉民來觀者如堵師忽開目而笑使坐于地有頃門弟子還師呼立其右握手如炊熟久視之寂然去矣神色不變頰紅如生道俗塑其像龕之

南嶽勝業惟亨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僧云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曰白雲無心青天有日示衆曰有利無利莫離行市王老師賣身卽不問且道廬陵米有人酬價麼若無人老僧自賣自買去良久曰東行不見西行利以拄杖卓一下

桂州登雲山起及禪師僧問未審雲如何登師曰柳
標橫擔不顧人僧云山高巖嶮如何上師曰直往千
峰萬峰去僧云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看脚下僧云
謝師指示師曰嶮復曰登雲山大巖嶮良久曰山僧
今日平地上喫交下座

黃蘗積翠永菴主示衆曰山僧住此菴來無禪可說
無法可傳亦無差異珍寶只收得續火柴頭一箇留
與後人令它烟燄不絕火光長明遂以拂子擲下時
有僧就地拈來向口邊吹一吹師便喝曰誰知續火
柴頭從這漢邊烟消火滅去便拂袖歸菴僧吐舌又

嘗問僧審奇汝久不見何所爲奇云見偉藏主有箇
安樂處師曰試舉似我奇因敘其所得師曰汝是偉
未是奇莫測歸以語偉偉大笑云汝非永不非也奇
走積翠質之于南公南亦大笑師聞之作偈曰明暗
相參殺活機大人境界普賢知同條生不同條死笑
倒菴中老古錘

舒州宿松縣靈隱德滋山主蜀人住院二十年每日
獨自上堂曰朝朝相似日日一般只這便是更莫別
求元豐六年十月四日陞堂集衆良久曰會麼衆無
語師儼然而逝

江州東林興龍寺常總禪師延平施氏子久依黃龍
密授大法決旨出住泐潭次遷東林皆符識記僧問
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如何是寶
師曰白月現黑月隱曰非但聞名今日親見師曰且
道寶在甚麼處曰古殿戶開光燦爛白蓮池畔社中
人師曰別寶還它碧眼胡又僧出衆提起坐具曰請
師答話師曰放下著僧又作展勢師曰收曰昔年尋
劍客今朝遇作家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僧便喝師
曰喝老僧那僧又喝師曰放過又爭得便打上堂乾
坤大地常演圓音日月星辰每談實相翻憶先黃龍

道秋雨淋漓連宵徹曙點點無私不落別處復云滴
穿汝眼睛浸爛汝鼻孔東林則不然終歸大海作波
濤擊禪床下座上堂老盧不識字頓明佛意佛意離
文墨故白兆不識書圓悟宗乘宗乘非言詮故如此
老婆心分明入泥水今時人猶尚把橋柱澡洗把纜
放船良久曰爭恠得老僧

金陵保寧寺圓幾禪師福州林氏子僧問生死到來
如何迴避師曰堂中瞌睡寮裏抽解曰便恁麼時如
何師曰須知有轉身一路曰如何是轉身一路師曰
傾出你腦髓拽脫你鼻孔曰便從今日無疑去也師

曰作麼生會曰但知行好事不用問前程師曰須是
恁麼上堂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它覓
古人恁麼說話大似認奴作郎指鹿爲馬若是翠岩
卽不然也不向已求亦不從它覓何故雙眉本來自
橫鼻孔本來自直直饒說得天花亂墜頑石點頭算
來多虛不如少實且道如何是少實底事良久曰冬
瓜直隴侗瓠子曲彎彎上堂春雨微微百事皆宜禾
苗發秀蔬菜得時阿難如合掌迦葉亦攢眉直饒靈
山會上拈花微笑算來猶涉離微爭似三家村裏老
翁深耕淺種各知其時有事當面便說誰管瞬目揚

眉更有一般奇特事末後一著更須知擊拂子下座
上堂廣尋文義鏡裏求形息念觀空中捉月單傳
心印特地多端德山臨濟枉用工夫石鞏子湖翻成
特地若是保寧總不恁麼但自隨緣飲啄一切尋常
深遁白雲甘爲無學之者敢問諸人保寧畢竟將何
報答四恩三有良久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
愁殺人師示寂闍維有終不壞者二糝以五色舍利
塔于雨花臺之左

南康軍雲居元祐禪師姓王氏信州上饒人年十三
師事博山承天沙門齊晟二十四得度具戒時南禪

師在黃蘗卽往依之十餘年南歿去游湘中廬於衡嶽馬祖故基衲子追隨聲重荆楚間謝師直守潭州欲禪道林盡禮致師爲第一世師欣然肯來道林蜂房蟻穴間見峰巒層出像設之多冠於湘西師夷廓之爲虛堂爲禪室以會四海之學者役夫不敢壞像設師自鋤棄諸江曰昔本不成今安得壞吾法尚無凡情況存聖解乎六年而殿閣崇成棄之去游廬山南康太守陸公時請住玉礪寺徐王聞其名奏賜紫方袍師作偈辭之曰爲僧六十鬢先華無補空門愧出家願乞封廻禮部牒免辜盧老衲袈裟人問其故

師曰人主之恩而王公之施非敢辭以近名也但以法本等耳昔惠滿不受宿請云天下無僧乃受汝供滿何人哉王安上者荆公之弟問法於師以雲居延之師欣然應之曰當攜此骨歸塋峰頂耳登輿而去師初開堂問答罷乃曰新啟法筵人天會集稀逢難遇正在此時還更有乘時適變底衲僧麼出來與汝證據良久曰不出頭者是好手雖然如是道林今日已向平地上喫交了也賴遇金粟大士有不二法門放一線道道林方解開布帟頭足可以施展家風向無佛處稱尊便乃指點三界目視四維偃仰堯天高

歌舜日舉音王調唱菩薩蠻奏沒弦琴含太古意當是時文殊休惆悵普賢謾沉吟任是千聖出頭來異口同音也不消一剎久立珍重上堂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好箇真消息憑君仔細看黃龍先師和身放倒還有人扶得起麼祖禪不了殃及兒孫擊禪床下座又示衆曰一切聲是佛聲以拂子擊禪床曰梵音深遠令人樂聞又曰一切色是佛色乃拈起拂子曰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已到之者頂戴奉行未到之者應如是知如是信擊禪床下座師於壬申年七月七日夜子時方丈敷坐謂大衆曰三處住持不

傳一法火風聚散物理常情吾滅後不得隨世俗厚塋纓經哭泣當稟我佛西天竺法火化歸塔遂說偈曰今年六十六三處因緣足夜半火燒山跳入火中浴言畢示寂闍維得五色舍利塔建于雲居山師清癯髮白不剪風度英特說法好譏呵諸方雅自稱王祐上坐云

報本慧元禪師潮州倪氏垂髫凜然如老成人羣兒戲于前袖手趺坐而已父母商略云兒材如此豈堪世用令事佛僧乃可耳師聞之卽矍然起拜遂依城南精舍誦法華經年十九剃髮受具遊方至京師寓

止華嚴有圓明法師者見而異之云上人齒少從何至此所求何事曰慧元從南海來無它求惟求佛法圓明笑云王城聲利捷徑酒色樊籠橫目爭奪日有萬端寧有佛法乎佛法盡在南方也師乃自洛京游襄漢徧歷名山所至親近知識然俱無解悟治平二年春至黃龍時南新自積翠來龍象四集師每坐下板輒自引手反覆視之曰寧有道理而云似佛手知吾家潮陽而乃復問生緣何處乎一日頓悟盡釋所疑遂發去熙寧元年入吳開法於吳江壽聖寺遣僧造黃龍投法嗣書南視其名謂專使吾偶忘此僧書

未欲開可令親來見老僧專使反命師即日腰包而來至豫章而南已圓寂因留嘆息適晦堂老人出城相會與師語大奇之深恨老師不及見留逾月乃復還吳中道俗師尊之又延住崑山慧嚴院十年嘗夜舟歸自雪川寇劫舟白刃交錯舟人驚怖不知所出師安坐徐曰錢帛皆施汝人命不可害也盜旣去至旦人來視舟意師死矣而貌和神凝如常日其臨生死禍福能脫然無累如此元祐四年移住承天萬壽寺衆益盛躬自持鉢至湖州湖人云師到處爲家何苦獨愛姑蘇固留不使還蘇人聞之爭持杖捶譁以

撰述

新傳卷之六

六

六

入湖云何爲奪我邦善知識政當見還否則有死而已師怡然不恡情去留曰吾任緣耳相守彌月蘇人食盡乃去竟爲湖人所有遂住報本禪院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陞坐說偈曰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南北孰爲親白雲散盡青山外萬里秋空片月新言訖而化右司諫陳公瑩中在湖親見其事云師爲人孤硬風度甚高威儀端重危坐終日南禪師門弟子能蹤跡其行藏者惟師而已遺言葬峴山之陽門弟子元正問何獨念峴山乎師曰它日可建寺後三十年太師楚國公王黼追想師道爲請于朝賜謚證悟禪師

塔曰定應有旨建顯化寺歲度僧以奉香火云

楊州建隆昭慶禪師泉州晉江林氏子也示衆曰始見新歲倏忽早是二月初一天氣和融擬舉箇時節因緣與諸人商量却被帝釋梵王在門外柳眼中努出頭來先說偈言裊裊颺輕絮且逐風來去相次走綿毬休言道我絮當時撞著阿脩羅把住云任你絮忽逢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一句作麼生道於是帝釋縮頭入柳眼中良久曰參

南康軍清隱潛菴清源禪師豫章鄧氏子上堂寒風激水成冰杲日照冰成水冰水本自無情各各應時

而至世間萬物皆然不用強生擬議上堂先師初事
栖賢謁泐潭澄歷二十年宗門奇奧經論玄要莫不
貫穿及因雲峰指見慈明則一字無用遂設三關語
以驗學者而學者如葉公畫龍龍現卽怖

吉州禾山德普禪師生於縣州蒲氏少尚氣節有卓
識見富樂山靜禪師合爪作禮曰此吾師也靜與語
奇之攜歸山中陰察之其作止類老頭陀靜云此子
賦性豪縱不受控御而能折節杵臼炊爨間以事衆
爲務是爲希有年十八得度受具秀出講席解唯識
起信論兩川無敢難詰者號義虎罪圭峰疏義多臆

說摘其失處誠學者不可信老宿皆數之云圭峰清
涼國師所印可汝敢雌黃虬蟬撼樹汝今是矣師嘆
曰學者以名位惑久矣清涼圭峰非有四目八臂也
奈何甘自退屈乎乃出蜀至荊州金鑾夜與一衲偶
忘其名衲見丫山情菴主師聞其飽叅問之曰經論
何負禪宗而長老多譏呵之耶衲云以其是識情義
理思想邊量非能發聖得道脫有發聖得道者皆藉
之以爲緣耳儻不因自悟唯經論是仗則能讀能知
能見能解者皆證聖成道去矣寧尚與僕輩俯仰耶
唯以死語是所知障故祖師西來也如經言一切衆

生本來成佛汝信之乎對曰世尊之語豈敢不信衲云旣信矣則尚何區區遠來乎對曰聞禪宗有別傳法故來耳衲笑云是則未信非能信也師曰其病安在衲云積翠南禪師出世久子見之不宜後見則當使汝疾有瘳矣師卽日遂行以熙寧元年至黃龍問阿難問迦葉世尊付金襴外復傳何法迦葉呼阿難阿難應喏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意旨如何南公云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曰曾到又問曾挂搭否曰一夕便發南公云智者道場關將軍打供與結緣幾時何妨師嘿然良久理前問南公俛首師趨出豁然

有省大驚曰兩川義虎不消此老一唾八年秋游螺川待制劉公請住慧雲禪院七年遷住禾山十有二年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謂左右曰諸方尊宿死叢林必祭吾以爲徒虛設吾若死汝曹當先祭乃令從今辦祭衆以其老又好戲語問云和尚幾時遷化曰汝輩祭絕卽行於是幃寢堂坐師其中致祭讀文跪揖上食師飫食自如自門弟子下及莊力日次爲之至明年元日祭絕曰明日雪晴乃行至時晴忽雪雪止師坐焚香而化閱世六十有七坐四十九夏全身塔于寺之左

東京慧林佛陀德遜禪師姓楊氏福州侯官人也少習儒業學問該博頗著聲譽忽厭塵紛發志求道遂依東京天寧寺慧照上人出家試經得度徧扣知識造南禪師法席投機開悟久爲侍者復游講席初出世汾陽之淨土次遷太原之白雲常坐不卧緇素欽服齒臘旣高道行益固遂奉詔住慧林開堂日哲宗皇帝遣中使降香師陞座問答罷乃曰傳持此事豈以挫唇鼓舌馳騁言鋒而可議然於方便門中事無一向是故文殊以無住爲本曹溪以無念爲宗無念之宗爲萬法之宗無住之本爲萬法之本衆生棄

本逐末背覺合塵一失其源迷而不復故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特唱宗乘只教諸人明見自性與佛同壽歇則菩提不從人得佛言我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然燈佛方與我受記若有一法可得然燈佛卽不與我受記如是舉唱猶是化門且道不落化門一句作麼生道冬無寒臘下看復曰諸仁者道非隱顯遇緣卽宗法無去來因時而會若緣時而未會雖佛祖亦何爲且恢張祖席創立叢林豈一僧之所能必假國王大檀越爲之護助佛日乃可光揚自昔京城未聞是道先帝始建法幢延四海之高流爲一時之大

事故今日佛道如此之盛 皇帝陛下少踐丕圖早
聞妙法不忘佛記克紹前芳遂令山野之人獲預朝
廷之命卽將此開堂善利上祝 聖壽無疆伏願舜
日與佛日齊明堯風與祖風並扇萬邦無事時當熙
盛之年四海晏清人樂昇平之化久立珍重泊 哲
宗升遐百日入內賜號佛陀禪師未幾 太后上仙
師又被詔入內升座舉揚般若賜賚甚厚黃龍法道
至是始盛於京都於大觀間示寂

隆興府祐聖法窟禪師潮陽鄭氏子晚見黃龍深蒙
印可上堂此事如醫家驗病方且雜毒滿腹未易攻

治必瞑眩之藥而後可瘳就令徇意投之適足狂惑
增其沈痼求其已病不亦左乎法堂前草深於心無
媿

蘄州三角山慧澤禪師僧問師登寶座大衆側聆師
卓拄杖一下僧曰答卽便答又卓箇甚麼師曰百雜
碎

南嶽法輪文昱禪師上堂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曰
雪上加霜眼中添屑若也不會北轡單越

廬山歸宗志芝菴主臨江人也壯爲苾芻依黃龍於
歸宗遂領深旨有偈曰未到應須到了令人笑睂

毛本無用無渠底波俏未幾龍引退芝陸沉于衆一日普請罷書偈曰茶芽麝荏初離焙筍角狼忙又吐泥山舍一年春事辦得閑誰管板頭低由是衲子親之師不憚結茅絕頂作偈曰千峰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閒

慧林冲禪師法嗣

東京永興華嚴寺智明佛慧禪師常州史氏子上堂若論此事在天則列萬像而齊現在地則運四時而發生在人則出沒卷舒六根互用且道在山僧拄杖頭上又作麼生良久卓一下曰高也著低也著

鎮州永泰智航禪師上堂散爲氣者乃道之瀾適於變者爲法之弊靈機不昧亘古亘今大用現前何得何失雖然如是忽遇無孔鐵鎚作麼生話會拈拄杖曰穿過了也上堂龍騰碧漢變化無方鳳翥青霄誰知蹤跡可行則行不出百千三昧可止則止寧忘萬象森羅所以道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且道得箇甚麼良久曰莫妄想

江陰軍壽聖子邦圓覺禪師僧問祖意教意且拈放一邊如何得速成佛去師曰有成終不是是佛亦非真僧擬議師叱曰話頭道甚麼

常州廣福法照曇章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春來花自發僧云學人未曉師曰秋至葉先凋
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頭角分明問如何是和尚
爲人一句師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僧云意旨如何師
曰萬物皆從這裏出

揚州石塔戒禪師自慧林得旨後住杭州西湖一刹
再住揚州石塔忽退席渡江東坡知揚州重請住持
疏有爲東坡而少留之語晁無咎學士爲宣之師於
此名重一時東坡又爲作戒衣銘云石塔得三昧初
從戒定入是故常寶護登壇受戒衣吾聞得道人一

物不可留云何此法衣補緝成百衲諸法念念逝此
衣非昔衣此法無生滅衣亦無壞者振此無塵衣洗
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壞師爲東坡所知
可見其爲人也

瑞巖子鴻禪師法嗣

台州佛窟昌國可英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一輪纔出海萬國盡霑恩云學人不曾師曰祇爲
分明極翻令所得遲問如何是佛窟境師曰春歸一
徑岩前秀雪盡數峰雲外寒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錫杖夜敲霜嶠月銅瓶晨漱碧潭煙乃曰春風澹蕩

萬物含芳林間野老謳歌江上漁人舉棹山花列秀
岸柳垂陰鶯囀喬林獸鳴幽谷白雲綻處於峰疊疊
崔嵬萬派朝宗浩渺波瀾涵月森羅普現萬象齊觀
南北東西交橫互映重重帝網百億垂形海印發光
大千普赴如斯語話無不盡知且道迷身一句作麼
生良久曰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蝦蟇不舉頭

明州岳林曇振禪師上堂垂語曰今日布袋頭開還
有買賣者麼僧出云有師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
酌價僧無語師曰山僧今日失利問實坐旣登於此
日箇中消息請宣揚師曰颯颯和風飄飄細雨僧云

言前超有路句後越毘盧師曰也不消得問知師解
接無根樹妙手能挑海底燈學人上來請師一接師
曰堤柳乍開金眼細嶺梅初綻玉苞香僧云圓音纔
剖大衆霑恩師曰伶俐人難得乃曰若論此事不在
僧之與俗男之與女賢之與愚貴之與賤悉皆具足
曾無欠少良由根有利鈍見有差殊向聲色裏轉却
何以知之豈不見道名言滯於心首恒爲緣慮之場
實際居於目前翻成名相之境且作麼生是目前事
還知麼良久曰眼裏無筋一世貧

天鉢文慧重元禪師法嗣

恩州祖印善丕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通上徹下云如何是法師曰徹下通上乃曰通上徹下徹下通上迷有千差悟無兩樣喝一喝又上堂曰千家門萬家戶貧底貧富者富其或未瞥地三途未是苦擊拂子一下又曰人人獨耀箇極則祖印如斯說話非常有益乃拊掌一下曰噫又復引入入荆棘喝一喝又曰潭中浩月嶺上白雲達磨西來莫如此說拈拄杖曰也大奇拄杖解說不思議擊香臺下坐又曰堪作樑者作樑堪作柱者作柱靈利衲僧便知落處驀拈拄杖曰還知這箇堪作什麼打香臺一下曰

莫道無用處復打一下又曰看看堂裏水師伯被聖僧打一擱走去見維那被維那打兩擱露柱呵呵笑打著這師伯祖印路見不平遂拈拄杖曰來來雖是聖僧也須喫棒擊香臺下坐

衛州元豐院清滿禪師姓田氏滄州鹽山人幼以孝聞母喪出家剃落稟戒詣青州元禪師叢席入室咨叅一日山行取葉淨手豁然契悟投機頌曰大奇大奇動用還迷更問如何驀口便槌山居苦行絕粒七年太守錢公請師出世僧問禪關創闢祖道重興千聖靈機願師舉唱師曰秋觀黃葉落僧云千聖靈機

蒙舉唱我師關候意如何師曰冬見萬木枯僧云恁麼則木馬嘶時花徧地泥牛行處海雲凝師曰也須會始得問如何是祖師印師曰地靜天寧僧云如何是心印師拍膝一下僧云佛祖心印相去幾何師曰言淺理深問如何是衲僧得力處師曰月上青天僧云未審有何憑驗師曰莫瞋睡乃橫按拂子曰要扣玄關須是有節操極慷慨斬釘截鐵剝剝地漢始得若是隈刀避箭碌碌之徒看卽有分擊禪床下坐又上堂顧視大衆曰無異思惟諦聽諦聽昨日熱今日寒抖擻精神著力看著力看看來看去轉顚顚要得

不顚預看看

西京善勝真悟禪師上堂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弄影逃形不知形爲影本以法問法不知法本非法以心傳心不知心本無心心本無心知心如幻了法非法知法如夢心法不實莫謾追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到這裏三世諸佛一大藏教祖師言句天下老和尚路布葛藤盡使不著何故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青州定慧院法本禪師僧問古人到這裏爲甚麼拱手歸降師曰理合如是曰畢竟如何師曰夜眠日走

撰述

續傳燈錄卷十六

三

五

舒州三祖圓智冲會禪師法嗣
杭州臨安居潤禪師僧問爲國開堂於此日師將何
法利人天師曰將謂伶俐衲子僧云一炷名香祝聖
恩師曰今日事作麼生僧無語師曰氣急殺人問清
淨本然徧周沙界菴內人爲什麼不知菴外事師曰
合恁麼僧云特伸請益師曰有甚相虧乃曰大衆但
看從上古聖挑囊負鉢出一叢林入一保社若不得
箇入處晝夜不捨叅問知識築著磕著忽然瞥地始
知刀是鐵做一時放下便乃天台普請南岳遊山左
之右之不居惑地諸仁者古人旣恁麼會今日欠少

箇什麼良久曰多虛不如少實
續傳燈錄卷第十六終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十六 字一萬零五百四十二
該銀四兩七錢三分三厘 荆溪釋智乘對

崇禎丙子孟春般若堂識

續傳燈錄卷十六

續傳燈錄卷十六

三

法

續傳燈錄卷十七目錄
大鑑下第十四世
丹霞淳禪師法嗣九人
天童正覺禪師
大洪慶預禪師
武當佛岩禪師
隨州修山和尚
歸宗明禪師
香山淨因成禪師法嗣十一人
天封子歸禪師
吉祥法宣禪師

續傳燈錄卷第十七目錄

大鑑下第十四世

丹霞淳禪師法嗣九人

天童正覺禪師

大洪慶預禪師

武當佛岩禪師

隨州修山和尚

歸宗明禪師已上五人無錄

香山淨因成禪師法嗣十一人

天封子歸禪師

吉祥法宣禪師

護國守昌禪師

丹霞普月禪師

妙慧尼慧光禪師

已上五
人見錄

妙峰雲禪師

金山堅禪師

天寧珂禪師

龍池預禪師

雙泉月禪師

南嶽龍王雲禪師

已上六
人無錄

寶峰照禪師法嗣九人

圓通德止禪師

真如道會禪師

智通景深禪師

花藥智朋禪師

已上四
人見錄

烏巨如懿禪師

仰山季禪師

報恩通禪師

薦福臻禪師

天王聰藏主

已上五
人無錄

石門易禪師法嗣五人

青原齊禪師

天衣聰禪師

香山尼佛通禪師

已上三
人見錄

九頂慈普禪師

無爲義聳禪師

已上二
人無錄

天寧誦禪師法嗣一人

熊耳慈禪師

見錄

大瀉詰禪師法嗣三十人

智海道平禪師

泐潭景祥禪師

光孝慧蘭禪師

東明仁仙禪師

普照曉欽禪師

東林自遵禪師

福嚴寔禪師

東明遷禪師

道吾汝能禪師

興教慧淳禪師

羅浮希聲禪師

興陽賢禪師

永安妙喜禪師

已上十三人見錄

禾山慧曉禪師

中峰智源禪師

靈泉道堅禪師

清居文岳禪師

萬壽子昇禪師

崇因正禪師

嘉佑辯禪師

岳麓海禪師

瀉山雲藹首座

齊榮首座

瀉山永菴主

淨福慧文禪師

瑞峰道宗禪師

昭覺師範禪師

萬壽道侔禪師

雲峰清悟禪師

象耳子真禪師

已上十七人無錄

雪竇雅禪師法嗣四人

光孝普印禪師

一人見錄

龍游清韻禪師

石門永熙禪師

禪林永覺禪師

已上三人無錄

慶善宗震禪師法嗣一人

慶善普能禪師

一人見錄

淨土思禪師法嗣二人

萬壽法詮禪師

慶善守隆禪師

二人見錄

護國月禪師法嗣一人

護國慧本禪師

見錄

護國祐禪師法嗣一人

資聖則圓禪師

無錄

南禪慧禪師法嗣二人

蕭山法詮禪師

寶林道芳禪師

二人見錄

萬壽圓禪師法嗣三人

國清照禪師

慧嚴覺禪師

永懷榮禪師

已上三人見錄

福昌端禪師法嗣一人

王屋資禪師

無錄

天禧永禪師法嗣一人

添上座

無錄

鹿門燈禪師法嗣一人

白馬熙禪師

無錄

西京尼道深禪師法嗣二人

奉聖紹才禪師

妙慧智安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大洪守遂禪師法嗣二人

大洪慶顯禪師

見錄

荊州公安愍

無錄

續傳燈錄卷第十七目錄終

續傳燈錄卷第十七

大鑑下第十四世

丹霞淳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隰州李氏子母夢五臺一
僧解環與環其右臂乃孕遂齋戒及生右臂特起若
環狀七歲日誦數千言祖寂父宗道久叅佛陀遜禪
師嘗指師謂其父曰此子道韻勝甚非塵埃中人苟
出家必爲法器十一得度於淨明本宗十四具戒十
八遊方訣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及至汝
州香山成枯木一見深所器重一日聞僧誦蓮經至

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省卽詣丈室陳所
悟山指臺上香合曰裏面是甚麼物師曰是甚麼心
行山曰汝悟處又作麼生師以手畫一圓相呈之復
拋向後山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師曰錯山曰別見
人始得師應喏喏卽造丹霞問如何是空劫以前
自己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
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言下
釋然遂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
錢遭罪霞曰未暇打得你且去霞領大洪師掌牋記
後命首衆得法者已數人四年過圓通時真歇初住

長蘆遣僧邀至衆出迎見其衣舄穿弊且易之真歇
俾侍者易以新履師卻曰吾爲鞋來邪衆聞心服懇
求說法居第一座六年出住泗州普照次補太平圓
通能仁及長蘆天童屋廬湫隘師至創闢一新衲子
爭集上堂黃閣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真珠
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得
箇消息去夢回夜色依稀曉笑指家風爛熳春上堂
心不能緣口不能議直饒退步荷擔切忌當頭觸諱
風月寒清古渡頭夜船撥轉琉璃地上堂空劫有真
宗聲前問已躬赤窮新活計清白舊家風的的三乘

外窠窠一印中却來行異類萬派自朝東上堂今日
是釋迦老子降誕之辰長蘆不解說禪與諸人畫箇
橈子祇如在摩耶胎時作麼生以拂子畫此○相曰
祇如以清淨水浴金色身時又作麼生復畫此○相
曰祇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天指地成道說法神
通變化智慧辯才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青道黃指
東畫西入般涅槃時又作麼生乃畫此①相復曰若
是具眼衲僧必也相許其或未然一一歷過始得上
堂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白雲投壑盡青嶂倚
空高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滿頭白髮離岩谷半

夜穿雲入市酈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曰石女
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乃曰句裏明宗則易
宗中辯的則難良久曰還會麼凍雞未報家林曉隱
隱行人過雪山僧問一絲不著時如何師曰合同船
子並頭行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快刀快斧斫不入
問布袋頭開時如何師曰一任填溝塞壑問清虛之
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
曰一步密移玄路轉通身放下劫壺空師曰誕生就
父時合體無遺照曰理既如是事作麼生師曰歷歷
纔回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曰恁麼則塵塵皆現

本來身去也師曰透一切色超一切心曰如理如事
又作麼生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曰入市能長肅歸家著短衫師曰木人嶺上歌石女
溪邊舞上堂諸禪德吞盡三世佛底人爲甚麼開口
不得照破四天下底人爲甚麼合眼不得許多病痛
與你一時拈却了也且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還會
麼擘開華岳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師住持以來
受無食而施無厭歲艱食竭已有及贍衆之餘賴全
活者數萬日常過午不食紹興丁丑九月謁郡僚及
檀度次謁越帥趙公令詔與之言別十月七日還山

翌日辰巳間沐浴更衣端坐告衆顧侍僧索筆作書
遺育王大慧禪師請主後事仍書偈曰夢幻空花六
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龕留七日顏
貌如生奉全軀塔于東谷謚宏智塔名妙光

真州長蘆真歇清了禪師左綿雍氏子襴襪入寺見
佛喜動眉睫咸異之年十八試法華得度往成都大
慈習經論領大意出蜀至沔漢扣丹霞之室問如何
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對霞曰你闍在且去一日登
鉢孟峰豁然契悟徑歸侍立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
欣然拜之翌日霞上堂曰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

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前曰今日陞座更瞞某不得也霞曰你試舉我今日陞座看師良久霞曰將謂你瞞地師便出後游五臺之京師浮汴直抵長蘆謁祖照一語契投命爲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稱疾退閑命師繼席學者如歸建炎末游四明主補陀台之天封閩之雪峰詔住育王徙温州龍翔杭州徑山慈寧皇太后命開山皐寧崇先上堂我於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覓箇開口處不可得如今還有恁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銜鐵負鞍各自著便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欸曲賣弄爭

奈未出母胎已被人覷破且道覷破箇甚麼瞞雪峰不得上堂上孤峰頂過獨木橋驀直恁麼行猶是時人脚高脚低處若見得徹不出尸身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趁涼搬取一轉柴上堂道得第一句不被拄杖子瞞識得拄杖子猶是途中事作麼生是到地頭一句上堂處處覓不得祇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處良久曰賊身已露上堂口邊白醖去始得入門通身紅爛去方知有門裏事更須知有不出門底乃曰喚甚麼作門僧問三世諸佛向火燄裏轉大法輪還端的也無師大笑曰我却疑著

曰和尚爲甚麼却疑著師曰野花香滿路幽鳥不知
春問不落風彩還許轉身也無師曰石人行處不同
功曰向上事作麼生師曰妙在一漚前豈容干聖眼
僧禮拜師曰祇恐不恁麼師一日入厨看煮麪次忽
桶底脫衆皆失聲曰可惜許師曰桶底脫自合歡喜
因甚麼却煩惱僧曰和尚卽得師曰灼然可惜許一
桶麵問僧你死後燒作灰撒却了向甚麼處去僧便
喝師曰好一喝祇是不得翻欸僧又喝師曰公案未
圓更喝始得僧無語師打曰這死漢上堂苔封古徑
不墮虛凝霧鎖寒林肯彰風要鈎針穩密孰云漁父

栖巢祇麼承當自是平常快活還有具透關眼底麼
良久曰直饒聞早便歸去爭似從來不出門上堂乍
雨乍晴乍寒乍熱山僧底箇山僧自知諸人底箇諸
人自說且道雪峰口除喫飯外要作甚麼問僧留璃
殿上玉女攬梭明甚麼邊事曰回互不當機師曰還
有斷續也無曰古今不曾問師曰正當不曾問時如
何僧珍重便出上堂撼拄杖曰看看三千大千世界
一時搖動雲門大師卽得雪峰則不然卓拄杖曰三
千大千世界向甚麼處去還會麼不得重梅雨秧苗
爭見青上堂幻化空身卽法身遂作舞云見麼見麼

恁麼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不見隔岸野花香上堂還有不被玄妙汚染底麼良久曰這一點傾四海水已是洗脫不下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白馬入蘆花上堂窮微喪本體妙失宗一句截流淵玄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光鉞玉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互雙明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相委良久曰雲蘿秀處青陰合巖樹高低翠鎖深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韞荆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

麼時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曰歸根風墜葉照盡月潭空師終于皐寧崇先塔于寺西華桐塢謚
悟空禪師

隨州大洪慧照慶預禪師郢州胡氏子上堂進一步踐它國王水草退一步踏它祖父田園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蕭騷晚籟松釵短游漾春風柳線長上堂舉船子囑夾山曰直須藏身處無蹤跡無蹤跡處莫藏身吾在藥山三十年祇明此事今時人爲甚麼却造次丹山無彩鳳寶殿不留冠有時憨有時癡非我途中爭得知

處州治平禪師上堂優游實際妙明家轉步移身
指落霞無限白雲猶不見夜乘明月出蘆花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天封子歸禪師上堂卓拄杖一下召大眾曰八
萬四千法門八字打開了也見得麼金鳳夜栖無影
樹峰巒纔露海雲遮

太平州吉祥法宣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久旱無甘雨田中稻穗枯曰意旨如何師曰今年
米價貴容易莫嫌籠

台州護國守昌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三十六旬之

開始七十二候之起元萬邦迎和氣之時東帝布生
成之令直得天垂瑞彩地擁禎祥微微細雨洗寒空
淡淡春光籠野色可謂應時納祐慶無不宜盡大地
人皆添一歲敢問諸人且道那一人年多少良久曰
千歲老兒顏似玉萬年童子鬢如絲

鄧州丹霞普月禪師上堂威音已前誰當辯的然燈
已後孰是知音直饒那畔承當未免打作兩橛縱向
這邊行履也應未得十全良由杜口毘耶已是天機
漏洩任使掩室摩竭終須縫罅離披休云體露真常
直是純清絕點說甚皮膚脫落自然獨運孤明雖然

撰述

新傳卷一

似此新鮮未稱衲僧意氣直得五眼齊開三光洞啟從此竿頭絲線自然不犯波瀾須明轉位回機方解入鄺垂手所以道任使板齒生毛莫教眼眼顧著認著則空花繚亂言之則語路參差旣然如是敢問諸人不犯鋒鋷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半夜烏龜眼豁開萬象曉來都一色

東京妙慧尼慧光淨智禪師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睂光覆地分明勘破歸來無限平人瞋睡

寶峰照禪師法嗣

江州圓通真際德止禪師金紫徐閬中之季子也世居歷陽師雙瞳紺碧神光射人十歲未知書多喜睡其父目爲懵然子暨成童強記過人學文有奇語弱冠夢異僧授四句偈已而有以南安巖主像遺之者卽傍所載聰明偈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金紫將漕西洛一夕忽大悟連作數偈一曰不因言句不因人不因物色不因聲夜半吹燈方就枕忽然這裏已天明每嘯歌自若衆莫測之乃力求出家父弗許欲以官授之師曰某方將脫世網不著三界豈復刺頭於利名中邪請移授從兄珏遂祝髮受具未數歲名

振京師宣和三年春 徽宗皇帝賜號真際俾居圓
通上堂山僧二十年前兩目皆盲了無所覩唯是聞
人說道青天之上有大日輪照三千大千世界無有
不遍之處籌策萬端終不能見二十年後眼光漸開
又值天色連陰濃雲亂湧四方觀察上下推窮見雲
行時便於行處作計較見雲住時便於住處立箇窠
臼正知是間忽遇著箇多知漢問道莫是要見日輪
麼何不向高山頂上去山僧却徵它道那裏是高山
頂上它道紅塵不到處是諸仁者好箇端的消息還
會麼長連床上佛陀耶上堂昨夜黃面瞿曇將三千

大千世界來一口吞盡如人飲湯水蹤跡不留應時
消散當爾時諸大菩薩聲聞羅漢及與一切衆生盡
皆不覺不知唯有文殊普賢瞥然覩見雖然得見渺
渺茫茫恰似向大洋海裏頭出頭沒諸人且道是什
麼消息若也檢點得破許它頂門上具一隻眼示寂
闍維煙氣所及悉成設利塔司空山分窠疊石原
台州真如道會禪師上堂空劫中事自肯承當日用
全彰有何滲漏正好歸家穩坐任它雪覆青山不留
元字挂懷誰顧波翻水面且道正不立玄偏不附物
一句如何舉似機絲不挂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興國軍智通大死翁景深禪師台州王氏子自幼不羣年十八依廣度院德芝披剃始謁淨慈象禪師一日聞象曰思而知慮而解皆鬼家活計興不自遏遂往寶峰求入室峰曰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自由分師聞頓領厥旨峰擊鼓告衆曰深得闡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大死翁建炎改元開法智通上堂來不入門去不出戶來去無痕如何提唱直得古路苔封羶羊絕跡蒼梧月鎖丹鳳不栖所以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若能如是去住

無依了無向背還委悉麼而今分散如雲鶴你我相忘觸處玄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黑面老婆披白練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頭翁子著皂衫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屎裏翻筋斗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雪刃籠身不自傷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崑崙夜裏行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捉得烏龜喚作鼈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曰入山逢虎臥出谷鬼來牽曰何得干戈相待師曰三兩線一斤麻紹興初歸住寶藏岩以事民其服壬申二月示微恙乃曰世緣盡矣三月十三爲衆小叅仍說偈曰不用剃頭何須澡浴一堆

紅醖千足萬足雖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遂
歛目而逝

衡州華藥智朋禪師四明黃氏子依寶峰有年無省
因爲衆持鉢峰自題其像曰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
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惟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隱
你是何人至焦山枯木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
此老親見先師來師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
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年祇作境會師卽契悟灌胡
野錄云成指以問師曰汝會麼師曰不會成曰汝記
得法燈擬寒山否師遂誦至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

泉於憶字處成遽以手掩師口曰住住師豁然有省
乃曰元來恁麼地成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春生夏長
秋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師應諾紹興初出住華藥
婆之天寧後遷清涼上堂海風吹夢嶺猿啼月敢問
諸人是何時節恁麼會得無影樹下任遨遊其或未
然三條椽下直須打徹後退居明之瑞岩建康再以
清涼挽之明守亦勉其行師不從作偈送使者曰相
煩專使入煙霞灰冷無湯不點茶寄語甬東賢太守
難教枯木再生花未幾而終

石門易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齊禪師福州陳氏子二十八辭父兄從雲
蓋智禪師出家執事首座座一日秉拂罷師問曰某
聞首座所說莫曉其義伏望慈悲指示座諄諄誘之
使究無著說這箇法踰兩日有省以偈呈曰說法無
如這箇親十方刹海一微塵若能於此明真理大地
何曾見一人座駭然因語智得度徧扣諸方後至石
門深蒙器可出住青原僅一紀示寂日說偈遺衆曰
昨夜三更過急灘灘頭雲霧黑漫漫一條拄杖爲知
已擊碎干闥與萬關

越州天衣法聰禪師高郵人上堂幽室寒燈不假挑

虛空明月徹雲霄要知日用常無間烈燄光中發異
苗因裝普賢大士開光明次師登梯秉筆顧大衆曰
道得卽爲下筆衆無對師召侍者與老僧牢扶梯子
遂點之

遂寧府香山尼佛通禪師因誦蓮經有省往見石門
乃曰成都喫不得也遂寧喫不得也門拈拄杖打出
通忽悟曰榮者自榮謝者自謝秋露春風好不著便
門拂袖歸方丈師亦不顧而出由此道俗景從得法
者衆

天寧誦禪師法嗣

西京熊耳慈禪師上堂般若無知應緣而照山僧今日撒屎撒尿這邊放那邊扇東西山嶺笑呵呵幸然一片清涼地剛被熊蜂染污它染汙它莫啾唧泥牛木馬盡呵叱過犯彌天且莫論再得清明又何日還會麼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大潁喆禪師法嗣

東京智海普融道平禪師處州人上堂山僧不會佛法爲人總沒來由或時半開半合或時全放全收還如萬人叢裏冷地掉箇石頭忽然打著一箇方知觸處周流上堂趙州有四門門門通大道玉泉有四路

路路透長安門門通大道畢竟誰親到路路透長安分明進步看拍膝一下曰歲晚未歸客西風門外寒上堂舉盤山示衆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古人恁麼說話大似抱贓叫屈智海門下人人慷慨生擒虎兇活捉獍龍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遂拈拄杖曰不是向人誇伎倆丈夫標致合如斯卓拄杖下座

洪州泐潭景祥禪師建昌南城傅氏子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十箇指頭八箇丫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金鋤難辨曰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黃龍路險

曰人人有箇生緣如何是和尚生緣師曰把定要津不通凡聖中秋上堂靈山話曹谿指放過初生斫額底未問龍眠老古錐昨夜三更轉向西正當恁麼時有人問如何是月向明暗未分處道得一句便與古人共出一隻手如或未然寶峰不免依模畫樣應箇時節乃打一圓相曰清光萬古復千古豈止人間一夜看師室中問僧達磨西歸手携隻履當時何不兩隻都將去曰此土也要留箇消息師曰一隻脚在西天一隻脚在東土著甚來由僧無語問僧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塵中現底身僧指香爐曰這

箇是香爐師曰帶累三世諸佛生陷地獄僧罔措師便打師不安次有僧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土地前燒二陌紙著師常义手夜坐如對大賓初坐手與跌綴至五鼓必齊膺因號祥义手焉

和州光孝慧蘭禪師不知何許人也自號碧落道人嘗以觸衣書七佛名叢林稱爲蘭布衲有擬草菴歌一篇行于世具載普燈建炎末逆虜犯淮執師見箇長長曰聞我名否師曰我所聞者唯大宋天子之名長恚令左右以鎚擊之鎚至輒斷壞長驚異延麾下敬事之經旬師索薪自焚無敢供者親拾薪成龕

怡然端坐煙燄一起流光四騰虜跪伏灼膚者多火
絕得五色舍利併其骨而北歸所執僧尼悉得自便
和人至今詠之

潭州東明仁仙禪師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梵王前
引帝釋後隨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任是百千諸
佛一時趕向水牯欄裏曰有何祥瑞師曰山僧不曾
眼花

泗州普照曉欽明悟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東邊更近東曰馮山的子智海親孫也師
曰却笑傍人把釣竿上堂引手撮空展轉莫及翻身

擲影徒自勞形當面拈來却成蹉過畢竟如何拍禪
床曰泊合錯商量

廬山東林自遵正覺禪師上堂十五日已前放過一
著十五日已後未可商量正當十五日試道一句看
良久曰山色翠濃春雨歇栢庭香擁木蘭開

潭州福嚴寔禪師東川人上堂福嚴山上雲舒卷任
朝昏忽爾落平地客來難討門

潭州東明遷禪師蚤侍真如晚居馮山真如菴忠道
者高其風每叩之一日閱首楞嚴次忠問如我按指
海印發光佛意如何師曰釋迦老子好與二十棒曰

爲甚麼如此師曰用按指作麼曰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又作麼生師曰亦是海印發光
潭州道吾汝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毀著不瞋僧云如何是法師曰讚著不喜僧云如何是僧師曰剃除鬚髮乃曰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未得妙爲什麼如此一切智智清淨還會麼對驢彈琴不入牛耳俄遷大瀉山未兩月沐浴淨髮趺坐而逝

安州大安山興教慧淳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竟師曰未白槌已前喚作什麼白槌已後喚作第一義諦

莫有不平底麼出來相見問白槌前請師道師曰方丈裏僧云白槌後又如何師曰法座上僧云謝師指示師曰勿交涉僧云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脚下僧云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口裏僧云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腦上乃曰靈山會上迦葉親聞五祖堂前老盧得旨至今累及兒孫血脉不斷豈多學多知負能負勝人具英雄志氣各各出自己胸襟不取它人處分便可出生入死方可報佛恩德如斯舉唱笑傍觀者還有同死同生底麼良久曰若無山僧今日失利潭州中峰羅浮希聲禪師僧問爲國開堂於此日師

將何法報君恩師曰庭前瑞雪落紛紛僧云君恩如此報祖意又如何師曰且領前話僧云恁麼則金枝永茂玉葉長芳師曰一任衆人看乃曰雲生大野霧鎖長空三草二木悉歸師子吼露滴庭莎盡稱無邊妙相猿啼鳥噪皆談不二圓音乃拈拄杖曰無邊妙義盡在山僧拄杖頭上若也會得可謂應時應節若不會萬年松在祝融峰卓一下二月八日無疾坐終茶毗諸根不壞舍利求者可掬

郢州興陽賢禪師江州人叢林所謂賢蓬頭是也真如詰會中號稱角立見地明白機鋒穎脫有超師之

作而行業不謹一衆易之詰結菴於方丈後令師獨處惟通小徑直方丈前過不許衆僧往來後二年遂舉立僧秉拂議論超詣一衆始大服住興陽數載法道大著及示寂肉身不壞圓悟勤在瀉山目擊其事妙喜果游興陽時尚及見其肉身

鼎州永安妙喜禪師僧問如何是國師三喚侍者師召大德僧應喏師曰鈍根漢僧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汝看虚空還曾開口麼僧契悟禮謝師與一頌曰虚空開口喚須彌聲隱春雷蟄者知若不仙陀徒擬議負吾負汝自風移

雪竇雅禪師法嗣

衢州光孝普印慈覺禪師泉州許氏子室中間僧父母未生已前在甚麼處行履僧擬對卽打出或曰達磨在你脚下僧擬看亦打出或曰道道僧擬開口復打出

慶善晨禪師法嗣

杭州慶善院普能禪師本鄱呂氏子上堂事不獲已與諸人葛藤一切衆生祇爲心塵未脫情量不除見色聞聲隨波逐浪流轉三界汨沒四生致使正見不明觸途成滯若也是非齊泯善惡都忘坐斷報化佛

頭截却聖凡途路到這裏方有少許相應直饒如是衲僧分上未爲奇特何如如此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咄上堂拈拄杖曰未入山僧手中萬法宛然旣入山僧手中復有何事良久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卓拄杖一下

淨土思禪師法嗣

杭州靈鳳山萬壽法詮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抱椿打拍浮曰如何是法師曰黃泥彈子曰如何是僧師曰剃除鬚髮曰三寶外還別有爲人處也無師舉起一指僧曰不會師曰在唯觀月風來不動幡上

堂德山棒臨濟喝盡是無風波匝匝燈籠踣跳過青
天露柱覓驚腦頭裂雖然如是大似食鹽加得渴喝
一喝

杭州慶善守隆禪師開堂日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
今日當筵略借看師曰多少分明曰師子吼時全露
現文殊仗劍又如何師曰驚殺老僧問千佛出世各
有奇祥和尚今日以何爲驗師曰木人把板雲中拍
曰意旨如何師曰石女拈筌水底吹上堂花簇簇錦
簇簇鹽醬拈來事事足留得南泉打破鍋分付沙彌
煮晨粥晨粥一任諸人喫洗鉢盂一句作麼生會多

少人疑著

護國月禪師法嗣

江陵府護國慧本禪師僧問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
寥未審是甚麼物師曰一鉞墨曰恁麼則耀古照今
去也師曰作麼生是耀古照今底僧便喝師便打上
堂好箇時節誰肯承當苟或無人不如惜取良久曰
彈雀夜明珠

大洪遂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慶顯禪師廣安楊氏子僧問須菩提岩中
宴坐帝釋雨華和尚新據洪峰有何祥瑞師曰鐵牛

耕破扶桑國迸出金烏照海門曰未審是何宗旨師
曰熨斗煎茶銚不同
續傳燈錄卷十七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十七 字八千二百二十
該銀三兩六錢九分八厘 荆溪釋智乘對
崇禎丙子孟春般若堂識

續傳燈錄卷第十八目錄

大鑑下第十四世

泐潭英禪師下法嗣一十一人

法輪齊添禪師

慧明雲禪師

仰山友恩禪師

大瀉齊恂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方廣懷紀禪師

寶蓋自俊禪師

上封行瑜禪師

華藏叔聰禪師

寶相湧禪師

烏崖垂義禪師

石霜子高禪師已上七人無錄

仰山行偉禪師法嗣八人

谷隱靜顯禪師

黃蘗永泰禪師

龍王善隨禪師

慧日明禪師

已上四
人見錄

王氏山慧先禪師

寒溪子和禪師

木平慶禪師

聖果永聰首座

已上四
人無錄

百丈元肅禪師法嗣一十二人

仰山清簡禪師

百丈惟古禪師

月珠神鑑禪師

已上三
人見錄

垂拱法滿禪師

永壽信詮禪師

洛浦觀通禪師

清泉道隆禪師

西峰元弼禪師

法教凝禪師

九仙輔禪師

鹿苑業禪師

鳳凰有遂禪師

已上九
人無錄

黃蘗惟勝禪師法嗣一十六人

昭覺純白禪師

一人
見錄

太平齊禪師

石霜允真禪師

白水居約禪師

廣利文易禪師

雲頂表奇禪師

普通了如禪師

天王居岸禪師

承天處幽禪師

西禪燈禪師

靈泉悟遷禪師

寧國希則禪師

馬溪惟廣禪師

望川山遵古禪師

馬祖懷儼菴主

吕微仲丞相

已上十五
人無錄

隆慶慶閒禪師法嗣三人

安化聞一禪師一人見錄

龍鬚聰禪師

資福普滋禪師一人見錄

雲蓋守智禪師法嗣九人

實壽最樂禪師

道場法如禪師

石佛慧明禪師一人見錄

大乘璣禪師

開福文玉禪師

大寧紀禪師

仰山普禪師

桃林希倩禪師

報恩有機禪師一人見錄

上藍順禪師法嗣四人

蘇轍叅政一人見錄

方廣繼通禪師

佑聖雲智禪師

金顏逸禪師一人見錄

隆慶利儼禪師法嗣一人

香嚴先禪師一人見錄

隱靜守儼禪師法嗣二人

廣慧宗賢禪師

吉祥法順禪師一人見錄

本覺守一禪師法嗣十人

越峰粹珪禪師

壽山本明禪師

天台如菴主

西竺尼法海禪師一人見錄

福果奉華禪師

西峰惟辯禪師

法濟元軾禪師

牛頭昱先禪師

玄沙智章禪師

本覺欽禪師

已上六人無錄

乾明慧覺禪師法嗣二人

長慶應圓禪師

一人見錄

寶積清及禪師

一人無錄

長蘆崇信禪師法嗣一十五人

妙空智訥禪師

慧林懷深禪師

智者法詮禪師

光孝如瓚禪師

天衣如哲禪師

已上五人見錄

石塔銓禪師

萬壽明禪師

資聖懷悟禪師

天衣智暹禪師

資福梵欽禪師

光孝淨真禪師

靈巖顯顓禪師

慶善智照禪師

西禪道暹禪師

龍門法秀菴主

已上十人無錄

開先珣禪師法嗣二人

延昌熙詠禪師

開先宗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保寧英禪師法嗣一十一人

廣福惟尚禪師

雪竇法寧禪師

羅漢勤禪師

羅漢善修禪師

已上四人見錄

吉祥齊果禪師

無爲智全禪師

虎丘通禪師

香山常禪師

華藏宜禪師

廣教守淵禪師

廣教原照禪師

已上七人無錄

夾山自齡禪師法嗣三人

西峰法聰禪師

兜率惟顯禪師

層山珊禪師

已上三人無錄

元豐清滿禪師法嗣三人

長興宗朴禪師

雪峰宗演禪師

衛州王大夫

已上三人見錄

仙洞仙禪師法嗣一人

明教道禪師

無錄

淨因覺禪師法嗣二人

華嚴惠蘭禪師

一人見錄

亞松聖禪師

一人無錄

大洪智禪師法嗣一人

天章樞禪師

見錄

甘露宣禪師法嗣一人

妙湛尼文照禪師

見錄

瑞巖居禪師法嗣二人

萬年處幽禪師

見錄

護國元瑞禪師

無錄

淨因嶽禪師法嗣一人

鼓山體淳禪師

見錄

金山慧禪師法嗣一人

報恩覺然禪師

見錄

續傳燈錄卷第十八目錄終

續傳燈錄卷第十八

大鑑下第十四世

泐潭洪英禪師法嗣

南嶽法輪齊添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指示師曰
汝適來聞鼓聲麼僧云聞師曰還我話頭來僧禮拜
師笑曰令人疑著又上堂喝一喝曰師子哮吼又喝
一喝曰象王頻伸又喝一喝曰狂狗逐塊又喝一喝
曰鰕跳不出斗乃曰此四喝有一喝堪與佛祖爲師
明眼衲僧試請揀看若揀不出大似日中迷路又上
堂良久曰性靜情逸乃喝一喝曰心動神疲遂顧左

右曰守真志滿拈拄杖曰逐物意移驀召大眾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泉州慧明雲禪師僧問般若海中如何爲人師曰雲開銀漢迥僧云畢竟又如何師曰棒頭見血問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意旨如何師曰醜拙不堪當僧云忽然當又作麼生師曰半錢也不直僧云如何卽是師曰趙州南石橋北僧禮拜師擊禪床三下上堂曰少室遺風曹溪要旨黃蘗收來臨濟扶起三關戈甲競頭分四揀開遮何止此定宗乘立綱紀當機驗取廬陵米更從升合定高低爭似備師封

白紙象骨提心暗喜同風今古播龔林切忌叩牙驚着齒又曰雪峰鼈鼻瀉山水牯臨濟三關雲門一普勸君一一透將來捉取大雄山下虎

袁州仰山友恩禪師上堂以拄杖擊禪床一下曰佛冷祖令瓦解氷銷半字滿字千山萬水衲僧門下草偃風行然雖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有一則奇特因緣舉似大眾良久曰達磨九年空面壁西歸羞見洛陽人又曰煙雲開處日月齊明影落千江光含萬象頭頭顯煥無非自己家風物物全彰盡是祖師活計於斯明得則點頭瞋唾於此未明且擺臂搖頭恁

麼說話大似傍若無人若有人一箇出來咳嗽一聲
山僧退身三步

潭州大瀉齊恂禪師僧問玉兔不懷胎犢牛爲什麼
却生兒師曰著槽厰去僧云牧牛坡下師曰莫教落
草僧云步步踏著師曰草裏漢乃曰頭角未生時薦
得早犯山僧苗稼了也更待擎頭戴角異類中來生
兒養犢其何以堪不見仰山云一回入草去一回把
鼻牽然雖如是不免犯人苗稼且道如何得不犯良
久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上須彌頂上眠又曰青山
疊疊水茫茫猿愛巖前果熟香更有一般堪羨處誰

知別有好思量

仰山行偉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靜顯禪師僧問覲面相呈事若何師曰清
風來不盡僧云通上徹下絲毫不納也師曰明月照
無私問文彩旣彰願聞舉唱師曰巡海夜叉頭戴角
僧云祇園五葉花開處不別東君別是春師曰重疊
關山路問一鑊破三關卽不問道入相見時如何師
曰賊身已露乃曰三日一風五日一雨時清道泰哥
謠滿路釋迦掩室謾商量淨名杜口休更舉要知極
則本根源識取南莊李胡子敢問諸人祇如李胡子

有甚長處會麼今年必定有來年不如剗種來年粟
又曰晷運推移日長一線且道佛法長多少自曰九
九八十一諸人還會麼若無人會山僧爲你重說偈
言九九八十一日南長至日晷運既推移大家相委
悉非爲世諦流布且要應時納祐參又曰今朝正月
五大衆明看取火上更加熱苦中更加苦堪笑谷隱
太無端空谷巖前流謎語喝一喝又曰語默視瞬皆
說見聞覺知盡聽香積世界餐香飯悟無生極樂國
中聽風柯悟般若遂拈拄杖曰若將耳聽終難曉眼
處聞聲方得知卓一下

瑞州黃檗山祇園永泰禪師隨州人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鐵鑄就僧擬議師曰會麼僧禮拜師
曰何不早如此

潭州龍王山善隨禪師僧問如何是龍王境師曰水
晶宮殿曰如何是龍王如意寶珠師曰頂上髻中僧
禮拜師曰莫道不如意好

廬山慧日明禪師上堂不用心求唯須息見三祖大
師雖然回避金鈎殊不知已吞紅線慧日又且不然
不用求真并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牧笛一聲天地
寬稽首瞿曇真箇黃面

百丈元肅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清簡禪師僧問優鉢曇華今日現願將花
葢接迷情師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僧云一聞
千悟立證圓通也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問二十
年來方外客今朝出世事何如師曰雲從龍風從虎
僧云萬丈白雲藏不得一輪明月耀青天師曰行到
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間集雲峰下分明事請師分付
四藤條師曰趙州八十方行脚僧云得恁麼不知時
節師曰行到南泉即便休乃曰乍臨勝席實慰靈襟
昔日聞說千端不如一日得到僧歸山舍人返郡城

事有遷移理無改易何也湘水直連秀水出山還入
一山動靜去來豈妨湛寂郡峰列岫常露自己家風
夾道青松直透長安大路煙雲橫野殿閣凌空不移
跬步之間頃入華藏世界入則不無還見善財麼遂
垂下一足曰久叅上士已自歸乍到禪人不妨立
地一時搆取又曰新律纔分霞光報曉天色欲暖還
冷氣候似冬忽春葢鴻蒙之象初升乃嚴凝之寒未
退時須頃刻已屬東君勿此爲勞共稱得歲剛有一
人不在斯限天地無由葢載寒暑豈得推遷日月莫
諧照臨陰陽卒難變易若教此人受歲終是不其時

節到來又爭諱得且道受歲人與不受歲人兩家相見如何作賀良久曰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來瑞州百丈維古禪師上堂大衆集定拈拄杖示衆曰多虛不如少實卓一下便起

嘉定府月珠神鑑禪師僧請筆師語要師曰達磨西來單傳心印曹溪六祖不識一字今日諸方出世語句如山重增繩索乃拍禪牀曰於斯薦得猶是鈍根若也未然白雲深處從君臥切忌寒猿中夜啼

黃蘗惟勝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純白禪師梓州飛鳥人姓支氏父謙聞

法於松山道者以死生爲戲白衣梵行緇俗無出其右者嘗云吾根鈍不得入圓頓願有子續佛慧命足矣師少聞父誨諦聽沉思有如夙習一日躍過溪忽有省不覺失笑遂往依峨眉山華嚴寺落髮受具父子相與遍歷成都講肆通性相宗經論去之南遊首謁澧州太平俊禪師俊大奇之謂真吾法子也付以十三條說法大承師遜却之後詣黃蘗山禮真覺勝禪師親近歲餘未始一顧師奉事益勤勝一日忽擗眸視之師咄曰這老漢把不定作麼勝大笑乃爲印證心地元豐末宗室南康郡王自黃蘗邀勝詣輦下

師侍行未幾會太學生上書訟博士者語連勝有旨放歸蜀門人星散獨師負中鉢以從會成都府帥秦改昭覺爲十方問真覺誰可住持真覺以師應請師旣領院遵南方規範一變律居上堂示衆有曰不超性海是理事縛不透聲輪是語言縛於是蜀之淨侶靡然向風經肆講席爲之一空朝散郎馮敢奉義郎段玘天台山隱者宋放唐安文士相里昱皆握衣執弟子禮元祐末峩睂白水僧正闕丞相蔡京時帥成都命師住師不樂遂併昭覺辭之蔡察其誠復請歸舊刹益建立綱宗孤硬峭整大爲同輩所嫉謗讟盈

路師不卹也久而自定師示疾以頌付小師宗顯曰風高月冷水遠天長出門無影四面八方怡然而寂俗壽五十九坐三十四夏小師得法出世者曰宗顯宗化嗣法者曰劍州元封常照邛州鐵像子嵩師於昭覺爲第一代塔至今存焉

廬陵隆慶慶閒禪師法嗣

潭州安化聞一禪師僧問意旨不到處特地好商量未審是什麼人境界師曰張三李四僧云木人把板雲中拍石女銜笙水底吹師曰亂走作什麼僧云也要和尚識得師曰西天此土上堂曰拈花微笑虎勞

力立雪齊腰枉用功爭似老盧無用處却傳承鉢振
真風大衆且道那箇是老盧傳底衣鉢莫是大庾嶺
頭提不起底麼且莫錯認定盤星以拂子擊禪床下
坐

雲蓋守智禪師法嗣

福州寶壽最樂禪師古田人也上堂諸佛不真實說
法度群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白雲無心意灑
爲世間雨大地不含情能長諸草木若也會得猶存
知解若也不會墮在無記去此二途如何卽是海闊
難藏月山深分外寒

安吉州道場法如禪師衢州徐氏子叅雲蓋悟汾陽
十智同真話尋常多說十智同真故叢林號爲如十
同也水庵圓極皆依之圓極嘗贊之曰生鐵面皮難
湊泊等閑舉步動乾坤戲拈十智同真話不負黃龍
嫡骨孫上堂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
槃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釋迦老子和身放
倒後代兒孫如何接續要會麼通玄不是人間世滿
目青山何處尋

紹興府石佛慧明解空禪師僧問如何是寶相境師
曰三生鑿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佛二菩薩

撰述

新刊藏金卷一ノ

上藍順禪師法嗣

叅政蘇轍居士字子由元豐三年以睢陽從事左遷
瑞州掾筦之任是時洪州上藍順禪師與其父文安
先生有契因往訪焉相得歡甚公咨以心法順示搐
鼻因緣已而有省作偈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
相逢老順師搐鼻徑叅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鉗枯
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
一杯甘露滑如飴

本覺守一禪師法嗣

福州越峰粹珪妙覺禪師本郡林氏子僧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瘦田損種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
刈禾鎌子曲如鉤問機關不到時如何師曰抱甕灌
園曰此猶是機關邊事師曰須要雨淋頭

福州壽山本明禪師開堂日僧問李相當年叅藥嶠
雲在青天水在餅府帥請師匡上席未知祖意若爲
明師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云將謂壽山無透
路元來方外有知音師曰今之古之一句作麼生道
得云伯牙與子期不如閑相識師曰又被風吹別調
中問如何是壽山境師曰三山長在目一徑是杉松
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閑持柳標木笑問往來人問

云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問知師久蘊吹毛劒作麼生是吹毛劒師曰清風八面云中下之機如何曉解師曰切忌當鋒云恁麼則今日用去也師曰快便難逢乃曰過去諸佛已過去未來諸佛猶未來正當空劫之際佛法委在何人若也一念回光返照十世古今不離於當念豈有前後去來之際直饒諸聖出興如恒河沙數未有一箇半箇當頭指出是以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不盡三乘十二分教又是黃蘗止啼之說洎乎靈山會上不得已而拈花示衆迦葉破顏微笑便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

摩訶大迦葉自此之後翻成途轍西天此土遞相傳授如以印印心心以印印定實無一法與人直指當人分上真機絕朕包千古以無窮大智冲虛亘十方而無盡法界豈從他得圓光不離目前舉足下足無非真實道場一卷一舒豈離繁興大用草木叢林皆現色身三昧山河大地盡轉根本法輪若能如是方解報佛深恩上資皇圖永固珍重又上堂曰四面青山列畫屏誰知身世與雲平松風水月淡相對別占壺中一片清所以白雲影裏古佛巖前青松翠栢盡彰古佛之家風傑閣雄樓何異天宮之世界旣到這

裏不用彈指樓閣門開說甚天台與南嶽爲什麼如此壽嶽凌霄漢紅塵不到關

台州天台如菴主久依法真因看雲門東山水上行語發明已見歸隱故山猿鹿爲伍郡守聞其風遣使逼令住持師作偈曰三十年來住此山郡符何事到林間休將鎖鎖塵寰事換我一生閑又閑遂焚其廬竟不知所止

平江府西竺寺尼法海禪師寶文呂嘉之姑也首叅法雲秀和尚後領旨於法真言下諸名儒屢挽應世堅不從殂日說偈曰霜天雲霧結山月冷涵輝夜接

故鄉信曉行人不知屈明坐脫

乾明覺禪師法嗣

嶽州平江長慶應圓禪師上堂寒氣將殘春日到無索泥牛皆踣跳築著崑崙鼻孔頭觸倒須彌成糞掃牧童兒鞭棄了懶吹無孔笛拍手呵呵笑歸去來今歸去來煙霞深處和衣倒良久曰切忌睡著

長蘆信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智訥妙空禪師秀州夏氏子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坐久成勞曰見後如何師曰不妨我東行西行

東京慧林懷深慈受禪師壽春府夏氏子生而祥光
現舍文殊堅禪師遙見疑火也詰曰知師始生往訪
之師見堅輒笑母許出家十四割愛冠祝髮後四年
訪道方外依淨照於嘉禾資聖照舉良遂見麻谷因
緣問曰如何是良遂知處師卽洞明出住資福屢滿
戶外蔣山佛鑑懃禪師行化至茶退師引巡察至千
人街坊鑑問旣是千人街坊爲什麼祇有一人師曰
多虛不如少實鑑曰恁麼那師赧然偶朝廷以資福
爲神霄宮因棄往蔣山留西庵陳請益鑑曰資福知
是般事便休師曰某實未穩望和尚不外鑑舉倩女

離魂話反覆窮之大豁疑礙呈偈曰祇是舊時行履
處等閒舉着便誚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花知
幾多鑑拊几曰這底豈不是活祖師意未幾被旨住
焦山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面黃不是真金貼曰如何
是佛向上事師曰一箭一蓮花僧作禮師彈指三下
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瘧子喫蜜曰道得不知
有時如何師曰鸚鵡喚人僧禮拜師叱曰這傳語漢
問甚麼人不被無常吞師曰祇恐他無下口處曰恁
麼則一念通玄箭三尸鬼失好也師曰汝有一念定
被他吞了曰無一念時如何師曰捉着闍黎上堂古

者道忍忍三世如來從此盡饒饒萬禍千殃從此消
默默無上菩提從此得師曰會得此三種語了好箇
不快活漢山僧祇是得人一半還人一馬潑水相唾
插觜厮罵卓拄杖曰平出平出上堂雲自何山起風
從甚澗生好箇入頭處官路少人行上堂不是境亦
非心喚作佛時也陸沉箇中本自無階級切忌無階
級處尋總不尋過猶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知赤土
是黃金咄

婺州智者法銓禪師上堂要扣玄關須是有節操極
慷慨斬得釘截得鐵硬剝剝地漢始得若是隈刀避

箭碌碌之徒看卽有分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平江府萬壽如璚證悟禪師建寧魏氏開堂日僧問
如何是蘇臺境師曰山橫師子秀水接太湖清曰如
何是境中人師曰衣冠皇宋後禮樂大周前師凡見
僧必問近日如何僧擬對卽拊其背曰不可思議將
示寂衆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越州天衣如哲禪師族里未詳自退席寓平江之萬
壽飲啖無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話問者
師答以偈曰瑞巖長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峰大
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一日曰吾行矣令

拂拭所乘筭與乃書偈告衆曰道在用處用在死處時人祇管貪歡樂不肯學無爲敘平昔叅問勉衆進脩已忽豎起拳曰諸人且道這箇落在甚處衆無對師揮案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遂入輿端坐而逝開先珣禪師法嗣

廬州延昌熙詠禪師僧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慚惶殺人

廬州開先宗禪師上堂一不做二不休捩轉鼻孔捺下雲頭禾山解打鹽官鼓僧繇不寫戴嵩牛廬陵米投子油雪峰依舊輓雙毬夜來風送衡陽信寒雁一

聲霜月幽

保寧英禪師法嗣

臨安府廣福院惟尚禪師初叅覺印問曰南泉斬貓兒意旨如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以前語詰之師不能對至僧堂忽大悟曰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信有之矣迷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驀頭錐靚面若無青白眼還如鷗鷺守空池舉未絕印豎拳曰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師掀倒禪床印遂喝師曰賊過後張弓便出住廣福日室中問僧提起來作麼生會又曰且道是箇甚麼要

人提起

明州雪竇法寧禪師衢州杜氏子上堂百川異流以海爲極森羅萬象以空爲極四聖六凡以佛爲極明眼衲子以拄杖子爲極且道拄杖子以何爲極有人道得山僧兩手分付儻或未然不如閑倚禪牀畔留與兒孫指路頭

廬山羅漢勤禪師上堂曰羅漢有一句擬議成露布直下便承當歸堂喫茶去又上堂曰月生一三世如來跳不出月生二直下分明休擬議月生三凜凜霜風徹骨寒遂拈拄杖曰山僧拄杖子過去不可得見

在不可得諸人者作麼生會向這裏辨得羅紋十字一任橫行苟或未然切忌亂走擊禪床下坐

廬州羅漢善脩禪師上堂曰一氣不言羣芳競吐煙幕幕兮水淥山青日遲遲兮鶯吟燕語桃花依舊笑春風靈雲別後知何許驀拈拄杖曰見麼良久曰鼻孔眼睛一時穿却卓拄杖一下

元豐清滿禪師法嗣

湘州長興宗杲禪師上堂曰我有一訣逢人便說雨下天涼炎天普熱大衆還會麼你若會得眼中著屑你若不會今朝敗闕不見道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橛

又曰臘月正嚴寒草木盡枯乾幾多名利客見處黑
漫漫喝一喝

福州雪峰宗演圓覺禪師恩州人也僧問不慕諸聖
不重已靈時如何師曰欸出囚口曰便恁麼會去時
如何師曰換手搥胸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心師曰十
字街頭片瓦子辭衆曰僧問如何是臨岐一句師曰
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途中事作麼生師曰賤避貴
上堂遣迷求悟不知迷是悟之鉗鉗愛聖憎凡不知
凡是聖之鑪鞴祇如聖凡雙泯迷悟俱忘一句作麼
生道半夜彩霞籠玉像天明峰頂五雲遮

衛州王大夫遺其名以喪偶狀世相遂叅元豐於言
下知歸豐一日謂曰子乃今之陸亘也公便掩耳旣
而回壇山之陽縛茅自處者三載偶歌曰壇山裏日
何長青松嶺白雲鄉吟鳥啼猿作道場散髮采薇歌
又笑從教人道野夫狂

淨因覺禪師法嗣

且要與諸人雪風

東京華嚴真懿慧蘭禪師上堂達磨大師九年面壁
未開口已前不妨令人疑著却被神光座主一覷脚
手忙亂便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當時若有箇漢腦後有照破古今底眼

撰述

續作燈錄卷一

目手中有截斷虚空底鉗鉗纔見恁麼道便與驀冒
扭住問他道一華五葉且拈放一邊作麼生是你傳
底法待伊開口便與掀倒禪床直饒達磨全機也倒
退三千里免見千古之下負累兒孫華嚴今日豈可
徒然非唯重整頽綱且要與諸人雪屈遂拈拄杖橫
案召大眾曰達磨大師向甚處去也擲拄杖下座上
堂拈拄杖曰靈山會上喚作拈花少室峰前名爲得
髓從上古德祇可傍觀末代宗師盡皆拱手華嚴今
日不可逐浪隨波擬向萬仞峰前點出普天春色會
麼髑髏無喜識枯木有龍吟

大洪智禪師法嗣

越州天章樞禪師上堂召大眾曰春將至歲已暮思
量古往今來祇是箇般調度凝眸昔日家風下足舊
時岐路勸君休莫莽鹵貶上眉毛須薦取東村王老
笑呵呵此道今人棄如土

甘露宣禪師法嗣

平江府妙湛寺尼文照禪師溫陵人上堂靈源不動
妙體何依歷歷孤明是誰光彩若道真如實際大似
好肉剜瘡更作祖意商量正是迷頭認影老胡四十
九年說夢卽且止僧堂裏憍陳如上座爲你諸人舉

覺底還記得麼良久曰惜取眉毛好

瑞巖居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處幽禪師上堂先聖行不到處凡流恰到凡流既到先聖莫知到與不到知與不知總置一壁祇如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畫一畫曰在這裏且道此老與他先聖凡流相去幾何南山虎咬石羊兒須向其中識生死

淨因嶽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體淳禪鑒禪師上堂由基弓矢不射曰蛙

任氏絲綸要投溟渤發則穿楊破的得則修鯨巨鼉隻箭旣入重城長竿豈釣淺水而今莫有吞鈎齧鏃底麼若無山僧卷起絲綸掬折弓箭去也擲拄杖下座

金山慧禪師法嗣

常州報恩覺然寶月禪師越州鄭氏子上堂學者無事空言須求妙悟去妙悟而事空言其猶逐臭耳然雖如是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一日謂衆曰世緣易染道業難辨汝等勉之語卒而逝

續傳燈錄卷第十八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十八 字七千四百五十八
該銀三兩二錢五分六厘 荆溪釋智乘對
崇禎丙子孟春般若堂識

續傳燈錄卷第十九目錄

大鑑下第十四世

法雲善本禪師法嗣六十九人

淨慈楚明禪師

長蘆道和禪師

雪峰思慧禪師

寶林果昌禪師

雪峰志璿禪師

慧林常悟禪師

道場有規禪師

延慶可復禪師

道場慧顏禪師

雙峰宗達禪師

五峰子琪禪師

雲門道信禪師

天竺從諫講師

承天滋須禪師

吳江法晏禪師

資福寶月禪師

天衣慧通禪師

天聖齊月禪師

圓明希古禪師

狼山文慧禪師

已上二十人見錄

智海和禪師

水西達禪師

南陵有朋禪師

天章澄濟禪師

龜洋法海禪師

報慈有聰禪師

瑞峰慧清禪師

靈巖智常禪師

華藏利聰禪師

廣靈德衍禪師

天衣弁禪師

大別寶相禪師

感慈廣悟禪師

涵碧道安禪師

雲門用昇禪師

明招子卿禪師

資慶印禪師

寶嚴子鑑禪師

大梅智華禪師

崇勝希肇禪師

淨慈瑞禪師

淨慧擇隣禪師

超化靈曉禪師

壽寧戒通禪師

西方可宏禪師

壽聖曉初禪師

佛智慧通禪師

天寧用忠禪師

烏龍守節禪師

報恩懷立禪師

承天普安禪師

治平子微禪師

資聖杲宣禪師

南山文則禪師

長慶思政禪師

萬壽海仙禪師

西院用隣禪師

明覺慧臬禪師

澧泉慧初禪師

太平普志禪師

黃山悟先禪師

香山淨淵禪師

蘊機和尚

曇慧和尚

鹽官謙禪師

壽聖鑑禪師

焦山從禪師

崇德淳禪師

羅漢交禪師

已上四十人無錄

金山善寧禪師法嗣一十三人

禪悅知相禪師

鹿苑道齊禪師

普濟子淳禪師

禾山用安禪師

已上四人見錄

仙居有隣禪師

超化守曇禪師

金山佛日禪師

仙巖慧初禪師

西余道孜禪師

廣教道本禪師

太平簡才禪師

勝法道綱禪師

洪福道才禪師

已上九人無錄

廣靈希祖禪師法嗣三人

烏龍廣堅禪師

仙巖懷義禪師

清溪智誠禪師

已上三人見錄

圓澄巖禪師法嗣二人

彰法嵩禪師

一人見錄

寶山公遠禪師

一人無錄

投子脩顥禪師法嗣六人

資壽灌禪師

白馬江禪師

香嚴智月禪師

富彥國丞相

已上四人見錄

文殊法聰禪師

資壽明潭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佛國白禪師法嗣一十四人

金山惟仲禪師

乾明永因禪師

智者紹先禪師

勝因崇愷禪師

福聖仲易禪師

慧林慧海禪師

建隆原禪師

已上七人見錄

普照法最禪師

續傳天寧脩禪師

慧濟普虔禪師

法雲善三祖策禪師

羅漢遇禪師

長蘆宗贖禪師法嗣九人

廣教堯禪師

已上七人無錄

洪濟瓊禪師

北京照禪師

玄沙智章禪師

淨慈惟一禪師

蔣山善欽禪師

本覺道如禪師

天寧子深禪師

瑞峰延禪師

僧忍和尚

已上九人無錄

續傳燈錄卷第十九目錄終

續傳燈錄卷第十九目錄終

吳富宗貴單而志同小人

三師策蹠

惠遠美蹠人無難

二師策蹠

慧遠美蹠人無難

天竺策蹠

慧遠美蹠人無難

續傳燈錄卷第十九

大鑑下第十四世

法雲善本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楚明寶印禪師百粵張氏上堂祖師心印非長非短非方非圓非內非外亦非中間且問大衆決定是何形貌拈拄杖曰還見麼古篆不成文飛帛難同體從本自分明何須重特地擊禪床下座上堂出門見山水入門見佛殿靈光觸處通諸人何不薦若不薦淨慈今日不著便上堂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淨慈當時

若見恁麼道用黑漆拄杖子一棒打殺埋向無陰陽地上令他出氣不得何故耐他瞞我唐土人衆中莫有爲祖師出氣底麼出來和你一時埋却上堂若論此事如散鋪寶貝亂堆金玉昧已者自其窮困有眼底信手拈來所以道閻浮有大寶見少得還稀若人將獻我成佛一餉時乃拈拄杖曰如今一時呈似普請大衆高著眼擲拄杖下座

長蘆道和祖照禪師興化潘氏子僧問無遮聖會還有不到者麼師曰有曰誰是不到者師曰金剛脚下鐵崑崙問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旨如何師曰羊頭

車子推明月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鐵門路驗問一鎚兩當時如何師曰踏藕得魚歸問教外別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鐵彈子問百城遊罷時如何師曰前頭更有趙州關上堂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泥牛入海過新羅木馬追風到天竺天竺茫茫何處尋補陀巖上問觀音普賢拍手呵呵笑歸去來
分秋水深

福州雪峰思慧妙湛禪師錢塘俞氏子僧問古殿無燈時如何師曰東壁打西壁曰恁麼則撞著露柱也師曰未敢相許上堂一法若通萬緣方透拈拄杖曰

這裏悟了提起拄杖海上橫行若到雲居山頭與我傳語雪峰和尚咄上堂布大教網擁人天魚護聖不似老胡拖泥帶水祇是見兔放鷹遇麝發箭乃高聲召大衆曰中上堂昔日藥山早晚不叅動經旬月一日大衆纔集藥山便歸方丈諸禪德彼時佛法早已淡薄論來猶較些子如今每日鳴鼓陞堂怛怛怛怛地問者口似紡車答者舌如霹靂總似今日靈山慧命殆若懸絲少室家風危如累卵又安得箇慨然有志扶豎宗乘底衲子出來喝散大衆非唯耳邊靜辦當使正法久住豈不偉哉如或捧上不成龍山僧倒

行此令以拄杖一時趣散上堂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青天下徹黃泉且道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劄上堂妙高山頂雲海茫茫少室巖前雪霜凜凜齊腰獨立徒自苦疲七日不逢一場懨懨別峰相見落在半途隻履西歸遠之遠矣卓拄杖下座上堂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今朝三月十五不勞久立建炎改元上堂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今上皇帝踐登寶位萬國歸仁草木禽魚咸被其德此猶是聖主應世邊事王宮降誕已前一句天下人摸索不著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胡

餅趙州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慚愧
太原孚上座五更聞鼓角天曉弄琵琶喝一喝上堂
南詢諸友踏破草鞋絕學無爲坐消日月凡情易脫
聖解難忘但有纖毫皆成滌漏可中爲道似地擎山
應物現形如驢覷井縱無計較途轍已成若論相應
轉沒交涉勉諸仁者莫錯用心各自歸堂更求何事
婺州寶林果昌禪師安州時氏子師與提刑楊次公
入山同遊山次楊拈起大士飯石問既是飯石爲甚
麼敲不破師曰祇爲太硬楊曰猶涉繁詞師曰未審
提刑作麼生楊曰硬師曰也是第二月楊爲寫七佛

殿額乃問七佛重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回相見一回
新上堂一卽一二卽二覲著直是無香氣驀拈拄杖
卓一下曰識得山僧柳樛條莫向南山尋鼈鼻

潭州雲峰志璿祖燈禪師南粵陳氏子上堂休去歇
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
去大衆古人見處如日暉空不著二邊豈墮陰界堪
嗟後代兒孫多作一色邊會山僧卽不然不休去不
歇去業識茫茫去七顛八倒去十字街頭鬧浩浩地
聲色裏坐卧去三家村裏盈衢塞路荆棘裏游戲去
刀山劒樹劈腹剜心鑊湯爐炭皮穿骨爛去如斯舉

唱大似三歲孩兒輓繡毬上堂一切聲是佛聲塗毒鼓透入耳朶裏一切色是佛色鐵蒺藜穿過眼睛中好事不如無便下座上堂盡乾坤大地是箇熱鐵圓汝等諸人向甚麼處下口良久曰吞不進吐不出上堂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疏月度炎涼不知誰住原西寺每日鐘聲送夕陽上堂聲色頭上睡眠虎狼羣裏安禪荆棘林內翻身雪刃鼓中游戲竹影掃堦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衲僧失却鼻孔是風動是幡動分明是箇漆桶兩段不同眼暗耳聾澗水如藍碧山花似火紅上堂僧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築著額頭磕著鼻曰意旨如何師曰驢驘馬載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朝到西天暮歸唐土曰謝師答話師曰大乘研郎當僧退師乃曰僧問西來意築著額頭磕著鼻意旨又如何驢驘并馬載朝到西天暮歸唐大乘恰似研郎當何故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遂拊掌大笑下座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曰恁麼則不落也師曰兩重公案曰學人未曉特伸請益師曰筠袁虔吉頭上插筆問德山入門便棒意旨如何師曰束杖理民曰臨濟入門便喝又作麼

生師曰不言而化曰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一刀兩段問無縫鐵門請師一啟師曰進前三步曰向上無關請師一閉師曰退後一尋曰不開不閉又作麼生師曰吽吽便打

東京慧林常悟禪師僧問若不傳法度衆生舉世無由報恩者未審傳箇甚麼法師曰開宗明義章第一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省得草鞋錢曰來後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安吉州道場有規禪師婺州姜氏子上堂拈拄杖曰還見麼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

滴投於巨壑德山老人雖則焚其疏鈔也是賊過後張弓且道文彩未彰以前又作麼生理論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致太平上堂種田博飯地藏家風客來喫茶趙州禮度且道護聖門下別有甚麼長處良久曰尋常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吟照人化士出問促裝已辦乞師一言師曰好看前路事莫比在家時曰恁麼則三家村裏十字街頭等箇人去也師曰照顧打失布袋

趙州延慶可復禪師上堂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忽然胡漢俱來時如何祇準良久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

水共長天一色叅上堂驀拈拄杖橫按膝上曰苦痛
溪苦痛溪碧潭千萬丈那箇是知音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道場慧顏禪師上堂世尊按指海印發光拈
拄杖曰莫妄想便下座

温州雙峰普寂宗達佛海禪師僧問如何是永嘉境
師曰華蓋峰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宿覺上堂衆
集定喝一喝寃有頭債有主珍重

越州五峰子琪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垂示師曰
花開千朶秀曰學人不會師曰雨後萬山青曰謝指
示師曰你作麼生會僧便喝師曰未在僧又喝師曰

一喝兩喝後作麼生曰也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適
來道甚麼僧無語師便喝

西京韶山雲門道信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千年古墓蛇今日頭生角曰莫便是和尚家風
也無師曰卜度則喪身失命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
曰無人識者曰如何得脫灑去師曰你問我答

臨安府上天竺從諫慈辯講師處之松陽人也具大
知見聲播講席於止觀深有所契每與禪衲遊嘗以
道力扣大通通一日作書寄之師發緘觀黑白二圓
相乃悟答偈曰黑相白相擔枷過狀了不了兮無風

起浪若問究竟事如何洞庭山在太湖上

越州承天滋須禪師姓黃氏單州人受業東京常興寺深窮經論律行精持叅大通禪師言下契悟遂住承天示衆曰若論此事體之則神敬之則靈觀之則眼似睂毛聽之則泥牛哮吼言之則縮却舌頭艱之則塞却鼻孔觸之則一棒一條痕思之則針劄不入當此之際謂之智不到處心路絕處亦謂之無事人安樂處直饒千聖出興諸祖當頭亦道不著昔日淨名居士對諸菩薩前曾露這箇消息次有達磨大師於少室峰前九年爲衆說法唯有二祖親聞自後法

流沙界承天今日向知有底人前亦有箇說處良久曰見麼百味交羅明祖意一言之下報深恩又上堂拈起拄杖曰見麼明如鏡平如秤四七二三親行此令有眼底辨取擊禪床一下

蘇州吳江聖壽法晏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卽不問今日開堂事若何師曰雲生碧嶂云學人不曾師曰月落寒潭乃曰山頭浪起水底塵飛結果空花生兒石女如今卽不恁麼三年一閏九月重陽冬天日短春天漸長寒卽向火熱卽取涼良久曰且道佛法在什麼處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喝一喝

鄭州資福寶月法明禪師浴佛陞坐僧問法身清淨妙應無方爲什麼香湯浴佛師曰今朝四月八云既然無垢浴箇什麼師曰不因入水爭見長人云忽若撞著雲門老子又作麼生師曰快便難逢便打上堂曰資福別無所補五日一叅擊鼓何曾說妙談玄祇是麤言直語耳草自來甜黃連依舊苦忽若鼻孔遼天逢人切忌錯舉又上堂曰風柯月渚並可傳心煙島雲林咸提妙旨現成公案不在思量更說碧眼西來單傳直指大似平地生波而今還有相委悉底麼良久曰石頭大小連雲翠檜短松長帶露青下坐又

曰若論此事譬如伐樹得根灸病得穴若也得根豈在千枝徧斬若也得穴不假六分全燒以拄杖卓一下曰這箇是根那箇是穴喝一喝曰是何言歟

越州天衣寺慧通禪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藏牙伏爪云出窟後如何師曰羣狐屏迹云恁麼吼看僧云放過一著師曰吐不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松倒影垂幽徑云學人不曾師曰綠竹寒聲夾亂流云學人從此更無疑也師曰且緩緩乃曰今日囊錫既露不免帶水拖泥顧視大眾曰有麼

然祖師心印直下圓成恁麼會得少分相應若以言詮取證徒自疲勞馳騁詞鋒欲繼真乘無有是處祇如達磨未來一句作麼生道還有人道得麼良久曰鐵牛昨夜三更走石女溪邊喝便回又示衆曰鳴鐘一扣響振妙峰玉燭騰輝大千普照觀音菩薩到這裏無處藏身更問如何若何鐵圍山畔更過三千湖州天聖齊月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胡地冬生笋云乞師再指師曰波斯不繫腰云三十年後專爲流通師曰西來意作麼生僧拊掌一下師曰早是亂統僧禮拜師便打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魚行水濁云恁麼則淨慈一箭直射翠峰也師曰卦是天門算來五兆云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師曰一任摸索乃曰祖師心印迴脫根塵妙體非形徒然測度若乃心存知解識滯見聳祖師徽猷如何得到今日直須一念情盡內外見亡大智圓明方能洞曉便乃隨機應用好醜齊觀觸處皆渠更無別理山河舉唱孰是知音水鳥談真何人善聽然雖如是知者方知更若心眼未開切忌承虛接響以拄杖卓一下

柳州宜章圓明希古禪師上堂曰天地無四壁日月

無四時暑往寒來風恬浪靜古今天地古今山河情與無情皆承恩力不用南詢諸祖北見文殊古佛廟前此時叅畢見箇什麼良久曰也是迷逢達磨

通州狼山文慧禪師僧問和尚未見淨慈時如何師曰鐵牛生角云見後如何師曰石馬懷胎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海雲生嶽頂云學人不會師曰楊子水朝東

金山善寧禪師法嗣

秀州禪悅知相禪師上堂曰或住城隍或住山任緣無事可相關有時默坐令人笑道是閑時又不閑且

問諸人爲什麼却成不閑大衆還會麼良久曰昨朝秋令盡今日孟冬初

秀州鹿苑道齊禪師上堂曰若論此事直下無私輝騰今古不離當處應現無虧更逞詞鋒徒勞側耳門庭敲磕萬別千差到這裏維摩老漢祇可傍觀達磨九年看卽有分良久曰叅

婺州普濟子淳圓濟禪師僧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珠師曰不撥自轉曰如何是藏師曰一撥便轉曰轉後如何師曰把不住上堂雨過山青雲開月白帶雪寒松搖風庭栢山僧恁麼說話

還有祖師意也無其或未然良久曰看看
吉州禾山用安禪師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
魚挨鼈倚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水仙頭上戴好手絕
躋攀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應是乾坤惜不教容
易看

廣靈希祖禪師法嗣

睦州烏龍山廣堅禪師上堂良久曰明珠在掌別者
還稀寶鏡當臺何人委悉鋒前一路截斷衆流言下
千差隨波逐浪所以道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擬議之
間新羅國裏如斯舉唱曲爲初機若是明眼高流不

在鑽龜打瓦珍重

處州縉雲仙巖懷義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自屈
作麼云如何是道師曰你道了云向上更有事也無
師曰無僧云恁麼則小出大遇也師曰祇恐不恁麼
云也是師曰却恁麼去也

睦州清溪西禪智誠禪師示衆曰庭凋一葉之梧普
天秋色雲過數行之雁匝地寒聲忽薦西風頃清野
水頭頭顯露物物全彰有眼底總見有耳底總聞且
道佛法在什麼處良久曰多少分明

壽州資壽圓澄巖禪師法嗣

鼎州武陵彰法嵩禪師有僧脫鞋戴頭上出來師曰趙州猶在僧拈下鞋呈起師曰果然僧提鞋歸衆師曰猶較些子遂拈起拄杖曰行坐常持兎角杖應用全施龍虎狀乳峰獨許老韶攬後代商量幾般橈有方圓有拯濟打著鐵牛隨棒起須教不怯萬年藤畫斷兩頭休擬議亦不大亦不小拄地撐天常皎皎拈來卓向衆人前萬象乾坤都一照卓一下

投子山證悟脩顯禪師法嗣

壽州資壽灌禪師僧問朝宰臨筵請師舉唱師曰翠竹搖風寒松鎖月云祇如威音王已前又作麼生師

曰無角鐵牛眠少室生兒石女老黃梅云三十年後此語盛行師曰切忌錯舉上堂良久曰便恁麼散去已是葛藤更若喃喃有何所益以拂子擊禪床下坐西京白馬江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開堂略借看師曰不借借云爲什麼不借師曰賣金須是買金人乃曰若言說佛說祖未斷生死根源直饒不立纖塵也是心常附物敢問諸人作麼生恰好去拈起拄杖曰看看拄杖吞却虛空虛空何曾知覺鄧州香嚴智月禪師上堂顧視大衆曰好諸禪德霧卷長空雲收大野女郎臺下何殊雞足峰前四湖岸

頭不異曹溪路上漁歌短艇鶯轉喬林野草含煙汀
花泣露大衆還相委悉麼良久曰頭頭垂示處子細
好生觀又上堂曰吾家寶藏不慳惜覲面相呈人罕
識輝今耀古體圓時照地照天光赫赫荆山美玉奚
爲貴合浦明珠比不得借問誰人敢酬價波斯鼻孔
長三尺喝一喝

丞相富弼居士字彥國由清獻公警勵之後不舍晝
夜力進此道問顓禪師主投子法席冠淮南徃質所
疑會顓爲衆登座見其顧視如象王回旋公微有得
因執弟子禮趨函丈命侍者請爲入室顓見卽曰相

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公聞汗流浹背卽大悟尋以
偈寄圓照本曰一見顓公悟入深夤緣傳得老師心
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後秦署顓師號
顓上堂謝語有曰彼一期之悞我亦將錯而就錯公
作偈贊曰萬木千花欲向榮臥龍猶未出滄溟彤雲
彩霧呈嘉瑞依舊南山一色青

法雲佛國惟白禪師法嗣

潤州金山佛鑑惟仲禪師汀州人早圓戒品游廬山
淮淞徧扣宗師至龜山時白禪師住焉師入室聞舉
庭前栢樹因緣言下契悟出世磁州惠果未幾白奉

詔住東京法雲與師俱行遂充首坐元符三年春
哲宗皇帝上仙五七入內相國會公布聞師道風奏
以師名洎漕程公之元潤州守大監傅公燮請住金
山師於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十一日入寺皇后遣中
使降香爲 皇帝祝延聖壽上首白槌竟師顧左右
曰還會麼師子奮迅象王回旋於斯明得不妨省力
其或不然有疑請問僧問選佛場開當此日師將何
法答皇恩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峰僧云若然者祇如
大監臨筵如何補報師曰漁樵千里樂昇平僧云飄
來新雨露洗出舊樓臺師曰說道理云祇如泛洪舟

衝雪浪一句又作麼生師曰三門頭合掌佛殿裏燒
香乃曰法本無說隨事應機心本絕形遇緣卽現古
今如是凡聖同途蓋衆生迷妄不知遂成流轉故能
仁頓忘情見了達根源不從外求亦非內得所以佛
佛授手祖祖相傳道貫一乘宗分五派臨濟則賓主
互換韶陽乃顧鑑全超漚仰則父子相投曹洞乃君
臣慶會清涼法眼直指唯心建立門風各張鋪席包
含萬象該括大千冥冥不混於色聲蕩蕩豈妨於語
嘿把定則十方坐斷虎踞龍蟠放行則千聖出興風
行草偃助堯仁政化祝睿算延鴻降伏衆魔普利羣

有然雖恁麼猶涉程途且道正令當行如何理論良久曰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皇后敎旨遣中使降香爲皇子韓國公頭晬之辰請陞坐僧問天香遠降慶皇子之令辰中使臨筵 聞法要師曰好風來不盡紅日照無涯僧云一句迥超今古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於斯如曉了不在別追求僧云箇中奇特事鑪焚御清香師曰木人吹玉笛聲入紫微宮乃曰妙高臺畔龍象駢闐化城閣前聖賢會合正是我皇植福之地乃爲禪流選佛之場洞啟法門廣開要路悟之者頭頭顯道物物明心高蹈大方

圓融至理迷之者重重昧性句句乖宗空自精勤終無了達苟能於斯一致畫斷兩邊不離當人便同正覺真可謂金輪統御玉燭遐明萬國賓從八方寧靜龍蛇出穴丹鳳來梧野老謳歌行人讓路堯風與祖風並扇舜日共佛日齊明奔波游子徑歸家是處高人遊佛國然雖如是且道龍生龍子底句又作麼生良久曰非但天神來密祐更資遐算助吾皇師初開法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高聲問著僧云如何是道師曰脚下薦取僧云如何是禪師曰舌拄梵天僧云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去也師曰你遇得箇什麼僧云不

可重說偈言師曰勘破了也乃曰如是之法亘古亘今一切現前不勞心力上至諸佛下及傍生妙湛真如何常有異祇爲羣情弃本逐末展轉輪回未能捨妄歸真安得頓超彼岸所以菩提達磨遠屆此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少林九年冷坐不措一言唯有坐主神光俄然瞥地便乃求安心之旨了不可尋卽於言下承當從此紹隆祖位末後門庭大啟枝派遙分石人舞出玄關玉女吹成妙曲如斯舉唱已徇機緣後學初心直須薦取久參高德曲爲證明且道截斷兩頭底句又作麼生良久乃拍禪床一下下坐又上

堂曰今朝二月十五惠果陞堂擊鼓召集四海禪人大家商量佛祖寒山聞說呵呵拾得起來作舞直饒碧眼胡僧也須點頭相許還相委悉麼歸堂喫茶去又上堂顧視大衆曰春光漸半春色方融桃花陌上噴馨香楊柳岸邊垂裊娜大醫嶺下水聲終夜響潺湲惠果門前雲影暮天鋪爛熳鶯啼嶺上蝶舞花前法法見成不勞心力又示衆曰汝等大衆盡是雲外高士徧歷諸方扣問宗師求其解悟還知人人自有一段光明十二時中在汝諸人面門出入未嘗有絲毫欠少未嘗有絲毫間隔未究得者切須究取比來

行脚圖箇甚麼若於此見得歷歷分明猶是生死岸頭事在須知有衲僧超佛越祖向上一著敢問諸人作麼生是向上一著良久曰月明深夜後猿叫亂峰前擊禪床下座

興元府中梁山軋明永因禪師本府人初住法濟僧問改律爲禪非無所以學人上來乞師便道師曰分明一句作者猶迷僧云漢水祗應流到海月輪直上寂高峰師曰且得領話問世尊出世地涌金蓮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昨日雨今日晴僧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僧云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東西南北

上下四維乃曰信哉此事孰不承恩大似日輪處處空界但能返照卽自圓明不假多聞本來具足堂堂應用歷歷現前廓落情塵遍周法界虛空上下不在思量大地山河有何間隔乃拈起拂子曰前佛已滅後佛未生正當而今諸人何不省悟去便乃不除煩惱卽證菩提不離死生便成正覺假饒碧眼胡僧也添減絲毫不得雖然如是敢問諸人作麼生是添減不得底事良久曰斬新樓閣佛家天律卽禪居豈偶然底事不曾添減得任從天下與人傳

婺州智者紹先禪師潭州人也上堂根塵同源縛脫

撰述

新集金卷一

無二不動絲毫十方游戲子湖犬子雖寧爭似南山
鼉鼻遂高聲曰大衆看脚下上堂團不聚撥不散日
晒不乾水浸不爛等閑挂在太虎中一任傍人冷眼
看

楚州勝因崇愷禪師僧問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聲
聞人見性如夜見月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師曰一筆
鈎下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萬里無雲千峰壁立僧
云謝師指示師曰錯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
曰雲舒北闕月印南溟僧云恁麼則佛國嫡子也師
曰拋茅五兆乃曰祖師正令今古全提函蓋乾坤把

定世界直得天輪左轉地軸右旋夜月流光朝曦曜
彩四方炳煥八顧恢張不隱微毫無遺纖芥山青水
碧鵲白鳥玄霧起郊源龍吟城際風生檻外虎嘯亭
前木童撞出幽關石女擎開金鎖衝斷三玄戈甲撥
散五位槍旗石鞞弓秘魔叉直須放下德山棒臨濟
喝不用施呈何須擊鼓般泥不用輓毬拽石箇中道
理俱盡巴鼻全無點檢將來直是未在旣若如然你
且道超宗越格底事作麼生良久曰大地載不起乾
坤藏亦難

沂州馬鞍山福聖院仲易禪師上堂一二三四五陞

撰述

續傳燈錄卷第十九

九

八

堂擊法鼓簇簇齊上來一一面相睹秋色滿虛庭秋風動寰宇更問祖師禪雪峰到投子出

東京慧林慧海月印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黃金地上玉樓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月洛陽人戴花上堂黃金地上具眼者未肯安居荆棘林中本分底留伊不得祇如去此二途作麼生是衲子行履處良久曰舉頭煙靄裏依約見家山上堂顧視大眾拍禪床一下聊表不空便下座揚州建隆原禪師姑蘇夏氏子上堂拈拄杖曰買帽相頭依模畫樣從他野老自顰眉誌公不是閑和尚

卓拄杖下座

續傳燈錄卷第十九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十九

字八千一百三十三箇

該銀三兩六錢六分

荆溪釋智乘對

崇禎丙子孟春般若堂識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目錄

大鑑下第十四世

東林照覺常總禪師法嗣六十二人

泐潭應乾禪師

開先行瑛禪師

萬杉紹慈禪師

褒親有瑞禪師

園通可僊禪師

慧力可昌禪師

栢子德嵩禪師

禾山志傳禪師

開元志添禪師

象田梵卿禪師

衡嶽道辯禪師

興福康源禪師

褒親宗諭禪師

龍泉夔禪師

兜率志恩禪師

慧圓上座

內翰蘇軾居士

已上十七人見錄

福嚴惟鳳禪師

承天德綏禪師

崇福德徽禪師

東林思度禪師

廣教德方禪師

雙林道基禪師

無相繼才禪師

鹿苑景深禪師

壽寧成則禪師

資福懷寶禪師

興化以弼禪師

萬壽智圓禪師

景福惟潔禪師

隆慶志深禪師

祥符智先禪師

普門子淵禪師

勝光清宥禪師

仁王智誠禪師

安國慶常禪師

慈姥巖諒禪師

長松山錦禪師

東禪道極禪師

上藍希肇禪師

靈泉仁美禪師

分寧洞微禪師

勝業有通禪師

報恩明昌禪師

妙果法喜禪師

岳林圓明禪師

護國康禪師

慈母子詠禪師

興化愈先禪師

乾明載昌禪師

慕山覺能禪師

衡山善孜禪師

法雨元謚禪師

洞山永邦禪師

廬岩崇禪師

斗方慶禪師

大寧道才禪師

太平普禪師

清城清傳禪師

雙峰省琮禪師

清化從璉禪師

羅漢省賢禪師

已上四十人無錄

佑聖寔禪師法嗣三人

智度一禪師

道林了一禪師

瑞巖智禪師

已上三人無錄

雪竇榮禪師法嗣一人

雪峰大智禪師

一人見錄

智者嗣如禪師法嗣四人

承天澄月禪師

華藏虎外禪師

淨土可嵩禪師

已上三人見錄

寶林文慧禪師

一人無錄

白雲端禪師法嗣一十二人

五祖法演禪師

雲蓋智本禪師

琅邪永起禪師

保福殊禪師

崇勝珙禪師

提刑郭祥正居士

已上六人見錄

天柱處凝禪師

太平處清禪師

浮山鴻璉禪師

谷山廣潤禪師

香山慧常禪師

甘露歸善禪師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目錄終

洪州泐潭寶峰應乾禪師姓彭氏袁州萍鄉人遍歷
諸方晚至照覺禪師泐潭法席久之未蒙印可示以
鳥窠吹布毛因緣殊不曉解一日豁然大悟乃成頌
曰潦倒忘機是鳥窠西湖湖上控煙蘿布毛取出無
多子鐵眼銅睛不奈何照覺可之自此推爲上首照
覺受命東林遂以師繼法席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
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師曰踏著石頭硬似鐵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

大鑑下第十四世

東林照覺常總禪師法嗣

洪州泐潭寶峰應乾禪師姓彭氏袁州萍鄉人遍歷
諸方晚至照覺禪師泐潭法席久之未蒙印可示以
鳥窠吹布毛因緣殊不曉解一日豁然大悟乃成頌
曰潦倒忘機是鳥窠西湖湖上控煙蘿布毛取出無
多子鐵眼銅睛不奈何照覺可之自此推爲上首照
覺受命東林遂以師繼法席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
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師曰踏著石頭硬似鐵

僧云還許學人進步也無師曰點滴依前落二三問得肯忘言歸家穩坐未審到家一句作麼生道師曰閑看白雲生碧落靜聽流水過青山僧云玉見火時光轉潤蓮花在水葉長乾師曰更須高著眼問孤貧赫赤一物俱無還識渠麼師曰不識僧云每日上來下去爲甚不識師曰渠無面目僧云與和尚同叅去也師曰同叅事怎生僧云學人到這裏却不曾師曰直須與麼因浴佛僧問佛身無爲不墮諸數那箇是真佛師曰殺好一問僧云銅鐵之象且致今日浴那箇佛師曰煮爍不爛問金毛踞地百獸潛蹤學人上

來乞師指示師曰腦裂僧云學人未曉師曰猶自不知休僧云謝師指示師曰大衆笑你問春風拂拂春鳥關關香巖竹方翠靈雲花未殘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千峰競秀萬壑爭流僧云時節旣彰祖意教意如何顯異師曰基法師鼻孔僧云馬駒踏殺天下人居士吸盡西江水師曰須是具眼師乃曰天上月圓地下月半吞兮吐兮知君錯算昨夜清風落太虛珠璣迸灑蒼崖面霞雪交飛竟若爲少林從此露風規喝一喝又曰金風振野古佛嘉猷玉露垂珠道人活計溪邊漁父盡唱無生嶺上石人時敲布鼓殊不知

月裏麒麟看北斗楚王城畔水東流住住是甚麼二
三四七八九拈得鼻孔失却口師於紹聖三年庚子
示疾沐浴淨髮說偈曰鋒鋷點滴休相許目病空花
徒指注六十二年浮世人踏翻海嶽重歸去言畢而
逝

廬山開先廣鑑行瑛禪師桂州永福縣人姓毛氏本
州菩提寺受業初謁慶閑禪師稍悟玄旨次叅照覺
頓息所疑出世開先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君山點破洞庭心僧云意旨如何師曰白浪四邊繞
紅塵何處來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師曰入定僧云

孤負古人師曰罕遇知音問法輪工已畢推轉意如
何師曰活鱖鱖地僧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師曰有
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僧畫一圓相師曰
爭奈諸聖眼何問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
打意旨如何師曰猢猻入布袋鐵筯擊烏龜僧云不
覩雲中雁爭知沙塞寒師曰千眼大悲觀不得無言
童子暗嗟嗟僧云爲什麼如此師曰祇爲如此乃曰
談玄說妙譬如畫餅充饑入聖超凡大似飛蛾赴火
一向無事敗種蕉芽更外馳求水中捉月乃以拂子
拂一拂曰適來許多見解拂却了也作麼生是諸人

透脫一句良久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是須彌頂上
眠擊禪床下坐又曰和風習習春日遲遲山花灼灼
澗草離離紫燕雙飛大野黃鸝對語高枝衲僧到此
如凝滯無限春光付與誰喝一喝又曰彎石鞏弓架
興化箭運那羅延力定爍迦羅眼不射大雄虎不射
藥山鹿不射雲巖師子不射象骨獼猴且道射箇什
麼良久曰放過一著又曰水不洗水金不博金獨露
一心撥開萬象一大藏教幾張拭不淨故紙從上古
佛一隊多知解阿師自茲截斷衆流更不百城遊歷
還有與麼衲僧麼良久曰點卽不到又曰有一人說

得一丈一寸也行不得有一人行得一丈一寸也說
不得有一人行得說得有一人行不得說不得此四
人中華藏欲覓一人爲師明眼衲僧試請揀看又曰
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學道須到佛祖道不得處
若不如是盡是依草附木底精靈喫野狐涕唾底鬼
子華藏恁麼道譬如良藥然則苦口且要治疾阿哪
唧又上堂喝一喝曰三月青春強半溪山雨散雲飛
庭花自開自落梁燕雙去雙歸復云木中有火不鑽
不出砂中有金不淘不得心中有道不學不悟遊方
行脚喚作道人還會悟道麼良久曰白日莫空過青

春不再來師材器廣大果於立事任人役物如轉石於千仞之溪無不如意有照覺之遺風在開先幾二十年初苦痰癖屢求去而不可臥病坊者三年一旦起將梵剎而鼎新之迄九年而成窮極壯麗見者駭歎素善黃太史魯直魯直戲謂師爲如來藏中之說客菩提場中之游俠云

廬山萬杉紹慈禪師姓趙氏桂州人十八受具十九遊方久叅總禪師一日侍立次問世尊付金欄外別傳何物總舉起拂子師曰畢竟作麼生總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總又打師忽然有省遂奪拂子禮拜

總云汝見何道理師曰拂子屬某甲了總云三十年老將今日被小卒折倒自此名聲藉藉推爲東林上首遂出世萬杉僧問解接無根樹能挑海底燈意旨如何師曰特地光輝僧云兔角點開千聖眼龜毛拂盡九衢塵師曰寒山拊掌僧云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射紅心師曰闍梨還接得也未僧云蓮社老師親得盲人間天上盡蒙恩師曰蹉却話頭問千聖共傳無底鉢曹溪路上許誰同如何是無底鉢師曰千人越不出僧云萬里游滄海忻逢倒嶽波師曰不是弄潮人問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正當恁麼時

印卽是不印卽是師曰看取爐中鐵彈子僧云忽然打破又作麼生師曰須知痛痒僧云今日得遇和尚師曰語脉裏轉却乃曰陽鳥啼春觀音戶啟清泉照月毘盧界彰鶴鳴峰頭聲聲不別散珠亭上顆顆圓成乍隱乍彰不撥自轉還有收得者麼試呈似看良久曰可笑猿猴探白月不知真箇有蟾蜍下座又曰赤水之珠清江之月猿猴競探徒爾迷蹤罔象無心超然自得所謂視之有餘光攬之不盈手出沒無窮往來無際然雖如是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乃喝一喝拍一拍云赤水之珠清江之月瓦解冰消衆中還有

英靈變豹者麼出來救取一半良久曰可憐此意無人會却使陶潛暗皺眉又示衆曰玉溪不會禪祇識諸方病驀下霹靂散轉殺也不定左丞蔡下讚師真云靈光頭頭顯現獼猴亦背一面若人欲識師真打破鏡來相見

東京褒親佛海有瑞禪師姓陳氏興化軍仙遊縣人幼異塵俗默坐終日父母奇之捨令出家依東京景德寺重全上人爲師落髮受具造黃龍南禪師法席南公曰汝爲人事來爲佛法來師曰爲佛法來南公曰若爲佛法來卽今便分付遂打一拂子師曰和尚

也不得惱亂人南公器之然師終未徹後依泐潭總
禪師始悟玄奧給侍久之衆推上首出世安州太平
旌德被詔住東京褒親哲宗皇帝五七入內賜大覺
師名百日入內又賜佛海禪師號開堂問答罷師曰
問得亦好不問亦強一問若不達翻成戲論法問若
有旨答亦隨機爲什麼宗乘道著千聖退步寶杖敲
時三乘失轍蓋爲此事似秦鏡當臺千里邪心自怖
如鑊錮在袖百億魔軍碎膽直得大聖不說說迦葉
絕聞聞大底祇要諸人回光返本歛念收心善惡都
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湛寂妙用恒沙物我混同有

人便於此承當得猶屬抱橋柱澡洗及乎捨之似萬
里望鄉關執之墮在魔王境界喚作迷時人逐法悟
後法隨人蓋無私法要千古同規一句同機唯人自
鑑到這裏若會得便見終始一如古今齊致至於趙
州庭栢清風長在若不會得便見雲門梵子天地懸
殊於是不得已便乃琉璃殿上日午打更無景林間
秋行春令何也妙體雖然無異妙用蓋有多門是故
釋主能仁應迹迦維引悲沙界神通妙力不可思議
蓋爲羣生日用三昧而不覺業識茫然而莫返遂致
前境紛紜本原錯雜繇是金僊久默斯要於不二境

作大佛事入寂此土經綸三界道洽大千化均百億
言滿法界撈籠羣生敷玄籍以曉果因垂天真以育
情性無何機有大小乘分頓漸故使資糧者可以推
微達著尋端見緒然後爲散亂者誡之以定慧耽諸
樂者示之以無常樂小法者導之以大方計諸見者
諭之以無動泥名相者開不二門此豈不以因言入
道籍教明真一心皎然萬德咸著良爲於此末後却
曰如標月指空拳諭實噫如此興慈大似有過無功
未如我金色頭陀隨身活計瑠璃鉢孟傳來無底任
是千眼大士莫窺其狀達磨所有生涯大庾嶺頭擲

下設有萬夫之勇提之不動後來風幡事起捲簾義
彰佛手難藏驢脚自露所以兒孫事不獲已曲順人
情放一線道便有紹續門風聯輝祖燄佩服無我印開
不二門致得向上金雞啣米一粒遍濟十方真如旣
內良駒獨出踏殺羣魔所以人人盡道塵竭令嚴承
當者少支那玄響應之者稀大衆若據如斯見識一
何少哉祇如知滋味識痛痒聆至音決勝負寧無一
箇半箇且道能如此者是什麼人良久曰禪關已得
裴公達祖意寧無謝守評下坐又曰有佛世界以一
塵一毛而作佛事令見一法者具足一切法故權爲

架閣有佛化內以忘言寂嘿爲佛事使學者離一切相卽名諸佛故好與三下火抄有佛土中以黃花翠竹而爲佛事令觀相者見色卽空故且付與彌勒有佛實利以法空爲坐而示佛事使學人不著佛求故勘破了勾下有佛道場以四事供養而成佛事使知足者斷異念故可與下載有佛妙域以一切語言三昧作佛事令隨機入者不捨動靜故爲渠裝載大眾且道於中還有優劣也無良久曰到者須知是作家廬山圓通可僊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騎牛覓牛僧云爭奈學人不曾師曰叅取不會底上堂良久曰

恁麼散去早是不着便那堪長老鼓兩片皮搥三寸舌說東道西指南言北轉沒交涉何故如此說則乾坤大地該括微塵收則纖芥無差絲毫不露苟或獨超象外量等太虛便乃終日說事不爲事所礙古今三世儼爾目前曲直條然是非有辨能和光同塵隨邪逐惡恁麼說話也大無端忽有箇傑出叢林烜赫禪者爲衆竭力出來掀倒禪床喝散大眾將長老推向堦下也許他有些氣息有麼旣無老僧倒行此令拄杖打禪牀一下

臨江軍慧力可昌禪師僧問佛力法力卽不問如何

是慧力師曰踏倒人我山扶起菩提樹僧云菩提本無樹向什麼處下手師曰無下手處正好着力僧云今日得聞於未聞師曰莫把真金喚作鍮石問一念萬年十方坐斷學人特伸請益師曰先付德山後與臨濟僧云悔伸一問師便打問祖意西來請師舉唱師曰達磨當年無如是事僧云和尚莫教話墮師曰却被上人勘破僧云爭奈文彩已彰師曰向你道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僧云恁麼則寒潭浪靜蒼龍宿玉葉婆婆彩鳳棲師曰先記摩騰後思盧老問摩竭正令此日全提如何是摩

竭正令師曰喝散白雲擊破虚空僧云恁麼則衝開法王陣打破祖師關師曰更須着力僧云若然者讓老馬駒初出廐存師聖箭乍離弦師曰也不消得僧云灼然水灑不着師曰誰肯便回頭師乃曰法王行處草木生輝大海騰波須彌峇峇玄機未發祇恐眠雲不深大用纔彰便出白蓮社裏所謂隨方作主寧類守株把住放行自由自在縱有連天瀑布不來耳畔生喧任他雙劍峰高免向眼前爲礙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大衆且道那箇是光明底事良久曰禾山打鼓聲猶在自此廬陵米價

低以拂子擊禪牀又曰菩提無相相覆大千法性無言言滿天下所以觀音從聞得道彌勒因見悟心祖師門下有何境界便得動止無礙良久曰國師不見客侍者出山門

黃州栢子山德嵩禪師僧問如何是顯露底法師曰高着眼僧云法不孤起師曰露柱上薦取僧云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師曰知心有幾人乃曰天地一指絕諍競之心萬物一馬無是非之論由是魔羅潛迹佛祖興隆寒山拊掌欣欣拾得呵呵大笑大衆二古聖笑什麼良久呵呵大笑曰曇花一朶再逢春

廬陵禾山甘露志傳禪師上堂曰牛頭沒馬頭回劍輪飛處絕纖埃南北東西無異路休言南嶽與天台所以未離廬阜祇見五峰勢險三峽聲雄自牧庵中隨緣度日便道涅槃城裏坐致太平解脫坑中未可安身立命及到禾山也見凌霄峰上雲自卷舒羅漢洞前溪聲浩渺三門佛殿無異諸方厨庫僧堂仍皆奮轍便好拘折拄杖高挂鉢囊與諸禪德跨露地白牛遊壺中天地物外山川唱村田樂且恁麼過時假使諸佛出興於世地搖六震天雨四花終不能管得也不疑着渠且道山僧有何長處便恁麼道良久曰

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那教下碧天

泉州開元真覺志添禪師姓陳氏本州人因遊東林謁總禪師一日室中示吹布毛因緣師於言下開悟乃呈頌曰老師曾把布毛吹舉處分明第一機欲識箇中端的處嶺頭遙指白雲飛元祐初游京師徐國大王聞師道風一日遣使召師入宮小叅示衆曰毘盧遮那實性與汝等諸人本性無別從曠劫來輪轉法界於受生中無本無末無去無來無性無相無古無今纖塵不立毫髮難存無正法之可分何像末之爲間故知法界衆生無成無壞自性本源是佛然雖

如是據衲僧門下天地懸殊既有生而有滅復有去而有來正像末法旣無差性相昭然而可覩於其中間無有成佛無不成佛於般若藏無所間然直饒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神通過於鷲子辯智勝於滿慈到這裏也須結舌亡鋒良久曰國令已傳清宇宙人人各賀太平年王又問如何是佛法底事師曰見性卽是王曰如何得見性去師曰不離十二時中行住坐臥皆是古佛道場王遂領悟密契宗風卽命四禪入宮陞坐復求印可飯于僧閱大藏以爲慶讚及奏宣仁皇太后賜師真覺禪師號固辭不受

賜磨衲袈裟御筆題金環條釧云賜真覺道者當來
同成佛果諸宮屢賜紫衣四十餘道回奏徧賜諸方
禪律哲宗上仙復於福寧殿陞座賜真覺大師
紹興府象田梵卿禪師嘉興人姓錢氏僧問大悲菩
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富嫌千口少曰畢竟如
何是正眼師曰從來共住不知名問寒風乍起衲子
開爐忽憶丹霞燒木佛因何院主墮眉鬚師曰張公
喫酒李公醉曰爲復是逢強卽弱爲復是妙用神通
師曰堂中聖僧却諳此事僧問象田有屠龍之劍欲
借一觀時如何師橫按拄杖僧便喝師擲下拄杖僧

無語師曰這死蝦蟇上堂春已暮落花紛紛下紅雨
南北行人歸不歸千林萬林鳴杜宇我無家兮何處
歸十方刹土奚相依老天有箇真消息昨夜三更月
在池上堂佛法到此命若懸絲異目超宗亦難承紹
豎起拂子曰賴有這箇堪作流通於此覷得便見三
世諸佛向燈籠露柱裏轉大法輪六趣衆生於鐵圍
山得聞法要聲非聲見色非色隨異類四生各得解
脫如斯舉唱非但埋沒宗風亦乃平沈自己且道如
何得不犯令去拍禪床下座

南嶽衡嶽寺道辯禪師僧問拈槌舉拂卽且置和尚

如何爲人師曰客來須接曰便是爲人處也師曰簞
茶淡飯僧禮拜師曰須知滋味始得

福州興福院康源禪師上堂山僧有一訣尋常不漏
泄今日不囊藏分明爲君說良久曰寒時寒熱時熱
東京褒親旌德寺諭禪師上堂新羅打鼓大宋上堂
庭前栢子問話燈籠露柱着忙香臺拄杖起作舞臥
病維摩猶在牀這老漢我也識得你病休訝郎當咄
隆興府西山龍泉夔禪師上堂衆集師乃曰祗恁麼
便散去不妨要妙雖然如是早是無風起浪釘橛空
中豈況牽枝引蔓說妙譚玄正是金屑眼中翳衣珠

法上塵且道拂塵出屑是甚麼人卓拄杖下座

南康軍堯率志恩禪師上堂落落魄魄居村居郭莽
莽鹵鹵何今何古不重已靈休話佛祖捏定釋迦鼻
孔揭却觀音耳朶任他雪嶺輶毬休管禾山打鼓若
是本色衲僧終不守株待兔叅

慧圓上座開封酸棗干氏子世業農少依邑之建福
寺德光爲師性椎魯然勤渠祖道堅坐不臥居數歲
得度出游廬山至東林每以已事請問朋輩見其貌
陋舉止乖疎皆戲侮之一日行殿庭中忽足顛而仆
了然開悟作偈俾行者書於壁曰這一交這一交萬

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卽
日離東林衆傳至照覺覺大喜曰衲子叅究若此善
不可加令人迹其所往竟無知者
內翰東坡居士蘇軾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
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
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未幾抵
荆南聞玉泉皓禪師機鋒不可觸公擬抑之卽微服
求見泉問尊官高姓公曰姓程乃程天下長老底程
泉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於是尊禮之後
過金山有寫公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灰之木身

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瓊州

雪竇榮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大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銜
拂柄示之僧曰此是香巖底和尚又作麼生師便喝
僧大笑師叱曰這野狐精

婺州智者山嗣如禪師法嗣

婺州承天澄月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殘陽戀幽
草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年柴米貴師示寂有
頌曰去也何之住兮何所去住何從超然絕侶臨岐
一句向誰舉銀潢夜白孤蟾吐言畢趺坐而逝

撰述

永仁妙法集卷二十一

婺州華藏虛外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
筵欲借看師曰剔起眉毛僧云見後如何師曰多少
分明師將順世有頌曰少年石女握金環獨角犀牛
入華山波旬拊掌呵呵笑碧眼胡兒渡鐵關言畢跌
坐而逝

婺州淨土可嵩禪師將順世有頌曰靈水無根北斗
有柄大海波瀾是余壽命八尺丈六誰凡誰聖若問
去處春行秋令珍重諸賢形端表正言畢跌坐而逝
白雲端禪師法嗣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三十五始棄家祝

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
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
比丘曰旣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爲證無能對者外
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三藏笑法師至彼救
此義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則
可知矣作麼生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不知自知
之理如何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
扣傳佛心宗者師卽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
答決所疑終不破洎謁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
唯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閒

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箇譬喻說似你你一似箇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潸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

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寧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旣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叅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爲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雲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衆下語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

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初住四面遷白雲晚居東山僧問攜筇領衆祖令當行坐斷要津師意如何師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四面無門山嶽秀今朝且得主人歸師曰你道路頭在甚麼處曰爲甚麼對面不相識師曰且喜到來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人貧智短馬瘦毛長問如何是白雲爲人親切處師曰捩轉鼻孔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不知痛痒漢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計較未成曰二祖立雪時如何師曰將錯就錯曰祇如斷臂安心又作麼生師曰煬帝開汴河問百尺竿頭

如何進步師曰快走始得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雷曰如何是雲門下事師曰紅旗閃爍曰如何是曹洞下事師曰馳書不到家曰如何是馮仰下事師曰斷碑橫古路僧禮拜師曰何不問法眼下事曰留與和尚師曰巡人犯夜問如何是白雲一滴水師曰打碓打磨曰飲者如何師曰教你無着面處問天下人舌頭盡被白雲坐斷白雲舌頭甚麼人坐斷師曰東村王大翁師乃曰適來思量得一則因緣而今早忘了也却是拄杖子記得乃拈拄杖曰拄杖子也忘了遂卓一下曰同坑無異土咄上堂幸然無一

事行脚要叅禪却被禪相惱不透祖師關如何是祖師關把火入牛欄上堂恁麼恁麼鰕跳不出斗不恁麼不恁麼弄巧成拙軟似鐵硬如泥金剛眼睛十二兩衲僧手裏秤頭低有價數沒商量無鼻孔底將甚麼聞香上堂難難幾般易易沒巴鼻好好催人老默默從此得過這四重關了泗洲人見大聖叅上堂若要七縱八橫見老和尚打鼓陞堂七十三八十四將拄杖驀口便築然雖如是拈却門前下馬臺剪却五色索方始得安樂僧問承師有言山前一片閑田地祇如威音王已前未審甚麼人爲主師曰問取寫

契書人曰和尚爲甚倩人來答師曰祇爲你教別人問曰與和尚平出去也師曰大遠在問如何是佛師曰口是禍門又曰肥從口入問一代時教是箇切脚未審切那箇字師曰鉢囉娘曰學人祇問一字爲甚麼却答許多師曰七字八字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鐵旗鐵鼓曰祇有這箇爲復別有師曰採石渡頭看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龍肝鳳髓且待別時曰客是主人相師師曰謝供養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王言如絲曰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其出如綸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舉起軒轅鑑蚩尤頓失威

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金將火試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大憨不如小憨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小憨不如大憨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頭上戴纍垂曰見後如何師曰青布遮前曰未見時爲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花獻師曰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問如何是佛師曰露胷跣足曰如何是法師曰大赦不放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問四面無門山嶽秀箇中時節若爲分曰東君知子細徧地發萌芽曰春去秋來事宛然也師曰纔方搓彈子便要捏金剛上堂

古人道我若向你道卽禿却我舌若不向你道卽癡却我口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四面有時擬爲你吞却祇被當門齒礙擬爲你吐却又爲咽喉小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乃曰四面自來柳下惠上堂結夏無可供養作一家燕管顧諸人遂擡手曰囉邏招囉邏搖囉邏送莫怪空疎伏惟珍重上堂白雲不會說禪三門開向兩邊有人動着關板兩片東扇西扇上堂一向恁麼去路絕人稀一向恁麼來孤負先聖去此二途祖佛不能近設使與白雲同生同死亦未稱平生何也鳳皇不是凡間物不得梧桐誓不棲上堂千

峰列翠岸柳搖金樵父謳歌漁人鼓舞笙簧聒地鳥
語呢喃紅粉佳人風流公子一一爲汝諸人發上上
機開正法眼若向這裏薦得金色頭陀無容身處若
也不會喫粥喫飯許你七穿八穴上堂此箇物上挂
天下挂地皖口作眼皖山作鼻太平退身三步放你
諸人出氣上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也勝猶兒十倍
上堂太平湍湍漢事事盡經徧如是三十年也有人
讚歎箇道讚歎是甚麼好箇湍湍漢上堂汝等諸人
見老和尚鼓動唇吻豎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
聚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

雨電影還連後夜雷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事第一
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真○人○○
上堂有佛處不得住換却你心肝五臟無佛處急走
過雁過留聲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出門便錯恁
麼則不去也種粟却生豆摘楊華摘楊華不覺日又
夜爭教人少年上堂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字
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湛水
生蓮花一年生一度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
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
曰路上逢人半是僧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高

空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少婦棹孤舟歌聲逐水流小叅舉德山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衆中舉者甚多會者不少且道向甚麼處見德山有不顧性命者試出來道看若無山僧爲大衆與德山老人相見去也待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但向伊道某甲話也不問棒也不喫你道還契他德山老人麼到這裏須是箇漢始得況某甲十有餘年海上叅尋見數人尊宿自爲了當及到浮山會裏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門下敲破一箇鐵酸賺直得百味具足且道賺子

一句作麼生道乃曰花發雞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階前鬪不休上堂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轉動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子細看時元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甚麼姓大衆山僧被他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人爲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裏落節今日這裏拔本上堂說佛說法拈槌豎拂白雲萬里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白雲萬里然後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

麼總不得也則白雲萬里忽有箇漢出來道長老你
恁麼道也則白雲萬里這箇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
人上下三十年後一場好笑且道笑箇甚麼笑白雲
萬里示衆云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
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代
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花結果處麼鄭州梨青州棗
萬物無過出處好示衆云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
衆生並爲增語或有人出來道盤山老聾但向伊道
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鶯下柳條若更問道五祖
老聾自云諾惺惺着示衆云十方諸佛六代祖師天

下善知識皆同這箇舌頭若識得這箇舌頭始解大
脫空便道山河大地是佛草木叢林是佛若也未識
得這箇舌頭祇成小脫空自謾去明朝後日大有事
在五祖恁麼說話還有實頭處也無自云有如何是
實頭處歸堂喫茶去示衆云每日起來挂却臨濟棒
吹雲門曲應趙州拍擔仰山歛驅瀉山牛耕白雲田
七八年來漸成家活更告諸公每人出一隻手相共
扶助唱村田樂粗羹淡飯且恁麼過何也但願今年
蠶麥熟羅睺羅兒與一文示衆舉德山和尚因僧問
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

與人雪峰從此有省後有僧問雪峰云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麼便休去峰云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白雲今日說向透未過者有箇人從東京來問伊甚處來他却道蘇州來問伊蘇州事如何伊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謾白雲不過何故祇爲語音各別畢竟如何蘇州菱邵伯藕示衆佛祖生冤家悟道染泥土無爲無事人聲色如聾瞽且道如何卽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忽有箇出來道恁麼也得不得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祇向伊道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小叅舉陸亘大夫問南泉

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臥攬鑄作佛得麼云得陸曰莫不得麼云不得大衆夫爲善知識須明決擇爲甚麼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不惜睂毛與汝注破得又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汝若更不會老僧今夜爲汝作箇樣子乃舉手云將三界二十八天作箇佛頭金輪水際作箇佛脚四大洲作箇佛身雖然作此佛兒子了汝諸人又却在那裏安身立命大衆還會也未老僧作第二箇樣子去也將東弗于逮作一箇佛南瞻部洲作一箇佛西瞿耶尼作一箇佛北鬱單

越作一箇佛草木叢林是佛蠢動含靈是佛既恁麼又喚甚麼作衆生還會也未不如東弗于逮還他東弗于逮南瞻部洲還他南瞻部洲西瞿耶尼還他西瞿耶尼北鬱單越還他北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他草水鼓林蠢動含靈還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既恁麼汝又喚甚麼作佛還會麼忽有箇漢出來道白雲休寐語大衆記取這一轉三佛侍師於一亭上夜話及歸燈已滅師於暗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彩鳳舞丹青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曰看脚下師曰滅吾宗者乃克勤爾崇寧三年

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曰趙州和尚有末後句你作麼生會試出來道看若會得去不妨自在快活如或未然這好事作麼說良久曰說卽說了也祇是諸人不知要會麼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珍重時山門有土木之役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復來矣歸丈室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訖是夕山摧石墮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闍維設利如雨塔于東山之南潭州雲蓋山智本禪師瑞州郭氏子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花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見後如何師曰瞎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

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問將心覓心如何覓得師曰波斯學漢語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雪峰元是嶺南人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一場醜拙問人人盡有一面古鏡如何是學人古鏡師曰打破來向你道曰打破了也師曰胡地冬抽笋問古人道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未審行不得底作麼生說師曰口在脚下曰說不得底作麼生行師曰踏着舌頭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適來恰被人借去上堂去者鼻孔遼天來者腳踏實地且道祖師意向甚麼處着良久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

流入此中來上堂高臺巴鼻開口便是若也便是有甚巴鼻月冷風高水清山翠上堂以楔出楔有甚休歇欲得休歇以楔出楔喝一喝上堂高聲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大衆集也未侍者曰大衆已集師曰那一箇爲甚麼不來赴叅侍者無語師曰到卽不點上堂滿口道不出句句甚分明滿目覷不見山山疊亂青鼓聲猶不會何況是鐘鳴喝一喝上堂祖翁卓卓犖犖兒孫齷齪齷齪有處藏頭沒處露角借問衲僧如何摸索上堂橫按拄杖曰牙如刀劍面如鐵眼放電光光不歇手把蒺藜一萬斤等閑敲落天邊月卓

一下僧問如何是齧人師子師曰五老峰前曰這箇
豈會齧人師曰今日拾得性命上堂頭戴須彌山脚
踏四大海呼吸起風雷動用生五彩若能識得渠一
任歲月改且道誰人識得渠喝一喝云田庫奴

滁州琅邪永起禪師襄陽人也僧問庵內人爲甚麼
不見庵外事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如何是庵
內事師曰眼在甚麼處曰三門頭合掌師曰有甚交
涉乃曰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
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爲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此
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上堂良久拊掌一下曰阿呵

呵阿呵呵還會麼法法本來法遂拈拄杖曰這箇是
山僧拄杖那箇是本來法還定當得麼卓一下

英州保福殊禪師僧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山
河大地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大地山河曰恁麼則一
般也師曰敲毬打瓦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椀大
椀小曰客來將何祇待師曰一杓兩杓曰未飽者作
麼生師曰少喫少喫問如何是大道師曰鬧市裏曰
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一任人看問如何是禪師曰秋
風臨古渡落日不堪聞曰不問這箇禪師曰你問那
箇禪曰祖師禪師曰南華塔外松陰裏飲露吟風又

更多問如何是真正路師曰出門看埃子乃曰釋迦何處滅俱尸彌勒幾曾在兜率西覓普賢好慚愧北討文殊生受屈坐壓毘盧額汗流行築觀音鼻血出回頭摸著箇匾擔却道好箇木牙笏喝一喝下座袁州崇勝院珙禪師上堂舉石鞏張弓架箭接機公案頌曰三十年來握箭弓三平纔到擘開胸半箇聖人終不得大顛弦外幾時逢

提刑郭祥正字功甫號淨空居士志樂泉石不羨紛華因謁白雲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今日遠訪白雲之勤當須

舉與大眾請已後分明舉似諸方此頌豈唯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乃曰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七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公切疑後聞小兒誦之忽有省以書報雲雲以偈答曰藏身不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遶天玉兔趕他不著元祐中往衢之南禪謁泉萬卷請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海邊枯木入手成香爇向爐中橫穿香積如來鼻孔作此大事須是對衆白過始得雲居老人有箇無縫布衫分付南禪禪師著得不長不短進前則諸佛讓位退步則海

水澄波今日嘖呻六種震動遂召曰大衆還委悉麼
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泉曰迺相鈍置
公曰因誰致得崇寧初到五祖命祖陞座公趨前拈
香曰此一瓣香爇向爐中供養我堂頭法兄禪師伏
願於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他諸人
描貌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日今朝事不同
夜靜水寒魚不食一爐香散白蓮峰祖遂云曩謨薩
怛哆鉢羅野恁麼恁麼幾度白雲谿上望黃梅花向
雪中開不恁麼不恁麼嫩柳垂金線且要應時來不
見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

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大衆一口
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掠約不是趙州橋明
月清風安可比後又到保寧亦請陞座公拈香曰法
鼓旣鳴寶香初爇楊岐頂顙門請師重著楔保寧卓
拄杖一下曰著楔已竟大衆證明又卓一下便下座
又到雲居請佛印陞座公拈香曰覺地相逢一何早
鶻鼻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玄珍重後園驢喫
草召大衆曰此一瓣香熏天灸地去也印曰今日不
着便被這漢當面塗糊便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
共話東山竹徑深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爲

霖擲拄杖下座公拜起印曰收得龍麼公曰已在這裏印曰作麼生騎公擺手作舞便行印拊掌曰祇有這漢猶較些子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二十 字一萬二千一百三十
茲銀五兩四錢五分九厘 荆溪釋智乘對
崇禎丙子孟春般若堂識

三十二